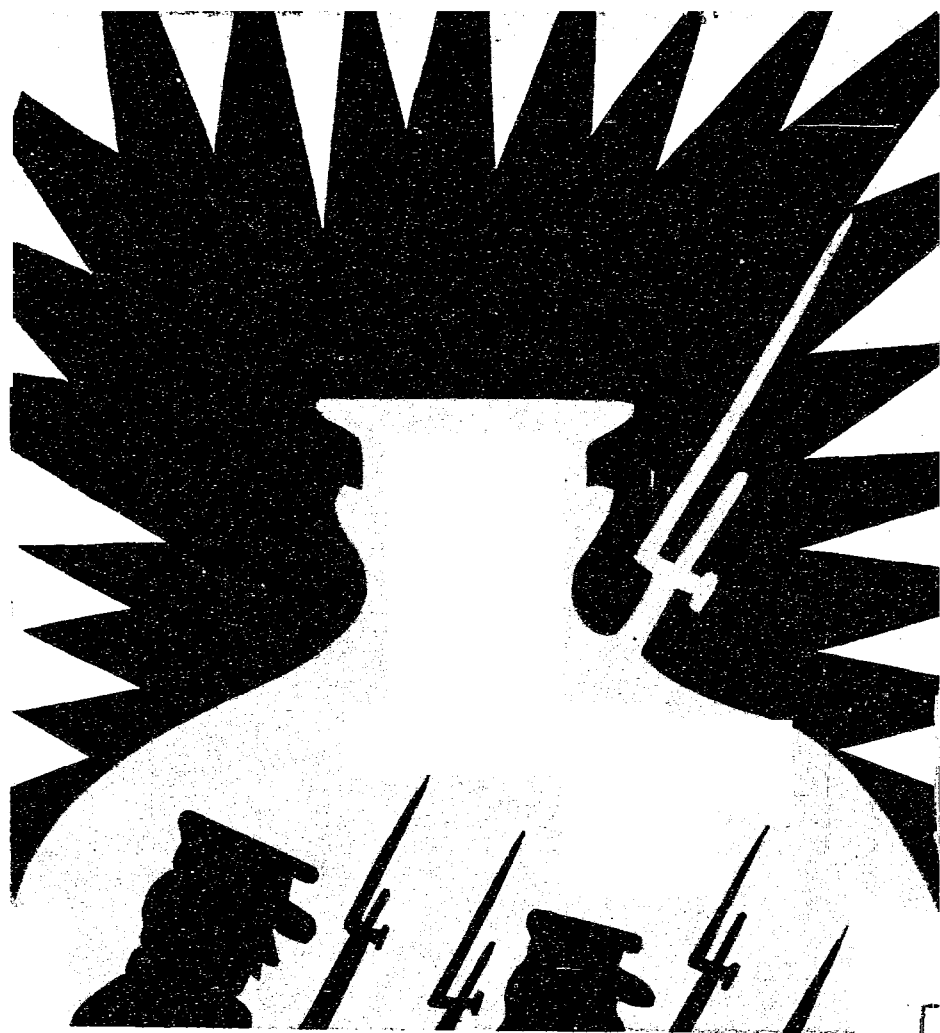




着 珍 席 孫

戰場

戰
場
上

孫
席
珍
著



3 0538 6801 8

上 海
真 美 善 書 店
1 9 2 9

~~50668~~
~~#08803~~

紀念死在我旁邊的弟兄們

8577
364-3

上 場 戰

「底——底達底達——達底——，底底達底達——達——達——」團部的司號長吹起這樣的「前進號」後，前衛的第三營的號目跟着吹出同樣的調子，接着是第七連的號兵鄧強，一個不滿十五歲的，軍服穿得很不合身，鬆鬆的不大整齊的綁腿，歪戴着軍帽的小兵，也便舉起那挂紅的喇叭，仰起脖子，鼓動着雙頰不純熟地吹起來了。

A 212961



天色陰黯得很；因為正值雨後，望上去是一片鯉魚背的顏色，帶手錶的人可以知道時候還不過早上三點鐘。秋風吹着，本已很有些刺骨之意，而況在山上，那股冷氣自然格外地來得厲害。一千多人的隊伍，便在這山上的寒氣中掙扎着，蜿蜒地排列成一條長蛇；其中還有幾十盞馬燈夾雜着，一幌一幌地，遠遠望過來，一定會有人疑心這裏正迎着龍燈的。

「向右轉左後轉彎常步——走！」值星排長這樣地叫了聲。噪音頗有些嘶嘎，大約也是因為受了寒氣的侵襲的緣故罷，但他的手電燈，却和他的本人一般，特別耀武揚威地發着光。

于是，黃得標便擎起旗幟，把那桿九五鎗挂在肩膀上，身子向右轉後，又轉一個彎，開頭望嶺的那邊爬過去。緊跟在後面的便是值星排長和小號兵鄧強，他們從此和這裏告別了。

地名是不知道，僅僅從留在村坊上的老頭子的土音裏聽出，彷彿是「

皮石」這樣一個名字。然而，知不知道又有什麼關係呢？反正他們並不需
要這些。他們只曉得望前走，似乎望前走便是他們惟一的責任一般。

其實，他們走過的地方確乎也太多了，除外幾個大地名，如果要一一
地記起來，實在也是記不勝記。只知道望前走的弟兄們，誰麻煩幹這些
呢？便是今天，將要到什麼地方去，在那里宿營，該走多少路，六十里八
十里或者一百里，不但黃得標，他們之中也決沒有誰會計較的。這些事
情，自有上官在那裏安排好，用得着他們探聽什麼嗎？黃得標是老于行伍
的了，雖然笨而膽小，這些事他却完全懂得；而況，現在已經是「戰時」
不是「平時」了。

使黃得標不快的，倒是因為這山上樹木太多，枝葉杳杳，時時觸着旗
幟，濺下隔夜的雨珠和露珠來，滴在他的頸上，格外覺得冰冷。而且嶺又
高得討厭而且古怪，看上去高度雖不過二百米突光景，甚至還比不上前天

經過的湖北和江西的交界山的那天下第一關；但那裏雖然山高却是一條直路，又是天氣晴朗，一路的秋風伴着陣陣的桂花香，不似現在走着的這山嶺那般曲曲折折，羊腸一般，上了一峯又是一峯，山徑又是這樣地泥濘得不堪，時常要沾着他的草鞋，使他提不起腳步來。

這情形，很有些與前年打廣西那一回的情形差不多。在他的記憶中，廣西那地方，是多山，瘴氣，滿目的蠻荒；山上行軍，長日看不見太陽，只是陰森得有鬼似的，一簇一簇的望去沒有盡頭的煙嵐和叢林……

『今天不是又到了廣西嗎？』他茫茫然地如此以爲着。

想到廣西，他忽而大大地打了一個寒噤。那一次，是非常激烈的戰事。敵軍早已佔據了較高的陣地，以逸待勞地，等候着他們的進攻；從高處望下來，下面的一切動靜都歷歷在目，所以只要望見他們排成一字兒前進時，上前一個，便射一鎗，上前兩個，便射兩鎗，這樣接連連射擊下

去，結果一定使他們半個都不得生還，敵軍的計劃是很厲害很厲害。

他們漸漸和敵軍接近了——但在他們還沒有列成散兵線下攻擊以前，敵軍的鎗彈已經落雨似地飛了過來。唵哪一聲，走在頂前面的擎旗的人倒在地上了，第二個便趕緊檢起旗幟，依然勇敢地望前走，唵哪一聲，第二個擎旗的人又倒在地上了，第三個便照樣檢起旗幟，照樣勇敢地望前走。第四個，第五個，這樣地一共換了八九個……

「阿呀，今天擎旗幟的恰恰是我！」他想到這裏，不但身體發抖，腳步也顯然更加蹣跚起來。

「黃得標，快走！」值星排長厲聲吆喝着。

這是一句比鞭子更有效些的話，黃得標的脚步因此立刻變成非常輕鬆。同時，也因為天色已由鯉魚背的黯黑轉到魚肚的灰白，遠遠望得見山谷的溪邊，茅竹映着柴扉，有一帶破落頹敗的村舍；他想，路已走了十多

皇，劉那村舍時總該休息了罷，一股新的勇氣，鼓勵他更加來得健步。

他這樣一徑向前走着，却也不時回過頭來，望望緊跟在他背後的鄧強。對於鄧強，他是很抱着好感的；吹出那樣不圓熟的號聲來，雖也很使他覺得聽不慣，但出發時給他興奮，疲倦時給他調劑的，也便是鄧強的號聲。這時其實他已經很疲倦了，渴望着調劑，所以禁不住屢次回頭，看看鄧強有沒有要吹「休息號」的意思。

然而，鄧強對於黃得標的舉動却並不留意，他只是努力掙扎着跟在背後走。小小的年紀，又是初次從軍，對於打仗這回事，原本沒有絲毫成見存在心裏的。他這時的心情，比黃得標要簡單得多，只是有一點和黃得標大同小異的，便是希望司號長或者號目趕快吹「休息號」。

『黃得標！格達格達要打仗了！——衝鋒！殺死那些可惡東西！』是江西口音的劉克勝的聲音。他誤會了黃得標回頭的意思，以為是在望他，

便說着這樣的話回報黃得標。

『好，打仗，格蓬格蓬！』嘴裏這樣說着，心裏却在作別的打算。于是，汀泗橋的一幕又展開在他的眼前了：

說起汀泗橋，便是那名字也覺令人心驚。一里多長的橋，橋下流水深而且險惡，北面是黃塘湖和西良湖，南面是禪台山，兩峯對峙，那形勢是爲歷年來用兵的將家所必爭。聽說當年吳大帥以萬餘的兵力來攻，守兵不過一千，結果尙且大敗而回，其險要蓋可想見了。

他們出發的時候，所負的任務原是中軍的總預備隊；這消息從不知那裏作起點，轉輾地傳到每個人的耳朵邊，便是黃得標的腦子裏也已留下了這樣一個印象。所以一路上幾千里爬山越嶺過來，身上的兩百發子彈的重量雖然一點也不見減少，但每個人的心地裏，確乎都很輕鬆。只要不怕熱，會走路，別的事情是用不着擔心的。

然而，一過了醴陵，情形却立刻見得不同，宿營的地方的門前，忽然換了紅禁衛兵。無論官佐士兵，（校官以上不在內，）倘若沒有重要的事散和使命，都不准自由出入；晚上，前後左右，都密密地放了步哨。樣子似乎顯得很嚴重了。

大家都緊張起來，隨時隨地預備着應付新的環境；其中却也有幾個似乎視戰爭爲家常便飯的，依然漫不在乎地大聲唱着歌，瀟灑自如地跌坐在地上，吹一個火，吸一口水煙。

只有黃得標，他是憂慮，是恐懼。不希望其有，却又時時疑心那裏已有敵人在開鎗；希望其無，却是連半夜的風聲，也往往使他驚起。待到看見自己正和衣躺在地上，旁邊橫七豎八躺滿了人，一個個都在呼呼地打着鼾，又禁不住清醒地顧前想後起來。

他想，自己喫糧也已喫了一十多年了，打仗嗎，少說也打過了七八次，

「怕」的時期應該早已過去了，爲什麼現在忽又這樣膽小起來？是年齡這個東西在那裏作怪罷，弟兄中年紀比他大的並不是沒有；是牽挂着家小罷，有家小的也不至他一個。那麼，到底是爲着什麼呢？常聽連長說，當兵的一到怕死的時候，他那死期便真來了，或者，現在自己之所以這樣，正是懺兆也未可知。他愈覺顫悚了。

『不要怕罷！打仗算得什麼？』雖曾這樣幾次振作着自己，但心裏往往反而更加恍惚得厲害。

幸而，過了瀏陽，過了平江，過了通城，又過了崇陽，並不聞見一聲鎗響。城池早已有人替他們攻下了，只須他們大踏步走進去就是。提心吊膽的黃得標，也因此，到一處，得以暫時放下一節心……

然而，怕人的汀泗橋終于漸漸近來了。約摸下午四點多鐘，他們的隊伍開到了離汀泗橋十里的不知什麼地方。前線喫緊的消息，不斷地從連續

響着的機關鎗聲中傳過來；還有迫擊砲，天雷似地轟着，似乎打算轟掉這遠遠對峙着的雙峯。

他們仍然繼續前進。鎗炮聲是逐漸清晰了，山坳邊的死屍，東一個西一個地攤開着，許多面目，都已露出發霉的樣子，全身上長滿着深綠色的斑點，一陣一陣的難聞的臭味，無孔不入地襲來。附近的鐵道旁，還躺着一匹戰馬，臟腑肚腸完全掛出在外頭，身體已被軋成歪歪斜斜的了；旁邊一個馬夫，恰恰橫倒在鐵軌上，血肉模糊，頭顱擲出在距屍身一丈多遠的一棵柳樹底下，眉眼是看不清楚，只有兩排牙齒，特別分明地露出在唇外。

一所紅牆的廟宇，做了臨時的野戰病院，衛生隊的担架兵，陸陸續續地從前線抬回受傷的官兵來。便在這病院門前，傳令兵傳來團長的命令，叫他們武裝休息，聽候調遣。

大家便坐倒在地上，手裏緊捏住鎗，打着瞌睡，只有黃得標，他在這一夜裏，始終清醒着，眼望着被月光所映照的一派清清的湖水，耳朵聽着遠處忽而間斷忽而繼續的鎗砲聲，近處病院裏的拖長着尾音的呻吟。

對着這些呻吟着的弟兄們，他想：『我馬上也要和你們受同一的命運的支配了，等一會，傳令兵過來，我們便須即刻加入火線上去；更甚的是，倘若竟戰死在沙場，那簡直比你們還不如了……』

夜是這般特別地長。

好容易，天纔發了亮。看着大將軍坐的一列車，望此駛過橋去了，聽剛纔衛士們在談說，前線已打下了咸寧。他這才略略放下了心，默默地禱告着，『但願如此！』

這是早晨了，全團便移駐到汀泗橋的市鎮上去。

鎮上駐紮着兩師兵，虎列拉正在兩師的部隊中大大地活動；他們開去

後的第二天，便也被波及了。

等七連裏一共發現了三個。從衛生隊診察了出來，說是據醫官講，因為這裏戰死的人太多了，屍體腐爛，以致飲的水不乾淨的緣故。

聽了這話的黃得標，是怎樣地爲之神往呵，他偷偷地跑到河邊，舀起兩勺水來，一口氣喝下肚去，又在鐵葉的水瓶裏，裝回去了一瓶。他不知道虎列拉的症候有如此其厲害，心裏只以爲，生病誠然是苦痛，但總比到火線上去送死要好些罷；生了病，可以留養在後方了，他很自慶幸着得計。

于是，一天過去了；但奇怪的是，他竟絲毫沒有要生病的神氣。

爲了這事，使他非常悵惘。

然而，便在這時候，外邊忽然轟傳着賀勝橋又已克復了。他立即興奮得異乎尋常地跳了起來。『好呵！馬上可以直搗武漢了！』這是他的祝禱。

事實也誠如黃得標所想像，中軍的直搗武漢是決不再成問題的了；總預備隊的他們，也可望不用上火線去的了……

「但願這次的戰事也和汀泗橋那次一樣罷。」這便是黃得標此刻正打算着的心事。他不知道現在他們已不是總預備隊，而是右翼軍的重要兵力的一支了；並且他們這一團，又是這一支中的先遣部隊；他們這一營，又是這先遣部隊的前衛；他們這一連，又是這先遣部隊的前衛的前衛；倘若和敵軍接觸，他們是恰恰當着衝的。

幸而他懷懂得好，這些地方他一點也不知道。

「鄧強，你害怕不？」聽見劉克勝對於小號兵的嘲弄。

「怕什麼？打仗好玩哪！」鄧強頭也不回，只是望前走，一面高聲說。「除非你自己……」

「我嗎，丟那媽，你來看看我腿上的鎗彈疤！怕死不來喫糧了，哈哈

哈。」

別人是何等大無畏的精神！黃得標聽了，內心便說不出地感到羞慚；於是，他也只得奮勇起來。但是，這奮勇不過是很短的暫時，不久之後，他又回復原狀了。

二

使黃得標不得不真正奮勇起來時，已是這天的下午的五六點鐘的時候了。

不許點燈，這是剛纔傳過令的；說話，即使是小聲，也在禁止之列。在漆黑的狹隘的山徑上，輕輕地舉着脚步，脚下踏着的是磷磷的石子的道路。一切都浸在死寂中，偶爾一兩聲夜鳥的怪囓，令人毛骨悚然，但接着

馬上掩蓋攜來的，又是無邊的死寂。

連長因為職分上的關係，已經走在當前，黃得標擎着旗幟，緊緊地跟在連長的背後；把攔路的荊棘排開，剛轉出山腰的一角時，突然，正對面距離百餘米突的山崗上的一棵大樹的黑影底下，發出這樣強硬而又尖銳的一聲，衝破了山谷的死寂。

「口令！」

連長回過頭，舉起右手來，做了一個「準備」的信號。

黃得標直覺地知道這是沒有言語可以比喻的嚴重的時候了，把牙關咬緊，屏住氣喘，不做聲，擎着旗幟奮勇地望前進。

「口令！」這是第二聲的叫喊。隱約已看得出，站在大樹底下的，是一個高大漢子的黑影，手裏的鎗，也已經捏成「預備放」的姿勢了。

連長又做一個手勢。黃得標還是擎着旗幟默默地望前進。

待到那人喊第三聲的『口令』時，聲音顯然已帶着些顫悚的成分。于是跟着便是澎的一響。

他閃過。只聽見呼嘯一聲，子彈飛過，背後似乎有一個什麼人，應聲便倒在地上。他想，無疑的，這一定是鄧強；但實在這時連顧自己都已經來不及，不用說，當然更絕對沒有回頭看看到底是什麼人的功夫和機會的。

「格蓬，格蓬！」這是這邊的聽慣了的九五鎗響。喊口令的那人，立刻被打死在山崗上了。

「澎澎」的鎗聲接連響，前面的北軍已由軍士哨增加到排哨。

「上前！」連長指揮着。他們衝過了山崗。

一過山崗，望去便是一帶連縣起伏的高山；山是沒有止境地蜿蜒着，不知那里是起點，也不知那里是盡頭。這最前面的，過後才聽說叫做鷄鳴

山，是北軍連哨的哨所。

連長命令『散開！』他們便匍匐着爬上鷄鳴山去。『格蓬格蓬』和『澎澎』的聲音互相應答着，萬千的子彈，好像撒米一般，在頭上飛來飛去。

『臥倒！不要擠緊在一堆！』連長說。

一陣密密的彈雨過後，他們又好像蚯蚓一般，望前爬上幾步。

『敵人前進，快放！』從風中，清清楚楚地傳來北軍軍官的叫喊。

一大羣一大羣蝗蟲似的，更密的子彈飛奔過來。

大家都伏倒。

『鄧強，不要躲在岩石底下，快躲進土凹裏！』一個不知什麼人的咳嗽似的聲音說。

『不許說話，各人注意自己！』連長也伏倒着，聲音喘喘地。

『趕快！……注意！』第二排排長照樣說。

也和大家一樣，這時的黃得標，他也伏倒在土堆旁。旗幟在他頭上的半空中，和夜風激盪着嘩嘩地作響。

『鄧錫還沒有死？——那麼，剛纔死的是那個呢？』這思想迅速地在他腦子裏轉了一個旋，但很快地就消失了。

他拼命摸索着。想找一個安全一點的，可以給他暫時藏身的地方。岩石底下是不行，子彈觸着硬的東西，便會發生一種彈力，好像皮球觸在壁上反撥過來一樣，那豈不反而恰恰落在自己身上？躲到土凹裏去罷，更不行，許多人擠在一堆，敵人的射擊目標的面積擴大了，更容易死！……

『阿唷唷……痛死我了！』黃得標還未曾想定當時，突然一聲受傷的野獸似的尖削的連餘音也沒有的直叫，刺激他的耳鼓。

『那個？叫你不要叫，偏要……』嚴厲地叱責着，大約是第三排的排

長。

『三排長，他，打傷了！』另一個發抖的聲音。

『那個？快把他的鎗拿過來！』

『是趙……趙大武。身上都是血呵，氣喘着……』

同樣地，較遠的地方，也是一聲劇烈的呼痛。但接着，却是哀吟了；聲調是氣也接不過來似的低微，彷彿誰也沒曾聽見。

『趕快，救救我呵！』這邊的趙大武，盡平生的力氣再大喊一聲。兩隻腳抽搐了一回，筆直了。

頭上唸哨着的子彈，較為疏朗了一陣；雖已比不上急雨，却還幾十個幾十個地接連地飛來。

『連長，他……趙大武，死了！』

『不管他，快拿過鎗。——這時候，可以前進了，快前進！衝鋒！』

「底！達達底！達達底底底」，鄧強吹起「衝鋒號」。

「殺！殺！殺……」大家便一伙望鷄鳴山嶺衝上去，瘋狂地，只是向前湧。

子彈更加稠密了，疾風暴雨般地拍面打來。

黃得標擎着旗幟，也難在中間；前面無論是什麼，他都不管，只是猛烈地衝上去，衝上去……

但是，忽然有一件什麼東西扳住他的腳了；因為用力太驟，他跌倒在那東西上頭。

子彈是那般不間斷地飛來，他想，此刻找着好地方了，不妨暫時躲他幾十秒鐘。于是，便一手把住旗幟，縮起腳來，蜷攏身子蹲在那東西旁邊。他閉着眼睛，等待着；等待着什麼呢，他不知道。偶爾睜開眼來，看看自己的環境。不料，這好地方，是一道肉屏風；那什麼東西，原來是一

個北兵！

這北兵，左手臂已經折斷了，並且又歪又扁，顯然是遭了別人的踐踏的；灰色的軍衣上，隱隱地滲出血液來。胸部拼命地一起一落，眉頭攢得很緊，口角邊也不住地湧出多量的鮮血。

『請你……請你用刺刀……刺死我罷……慈悲呵，我難過……』北兵斷斷續續地喊，悲哀的，顫抖的，使人疑心決不是這世界裏發出來的聲音。這苦痛的呼籲，在他，那北兵，一定是經過極度的抖擻和掙扎，纔能吐出口來的；他那心裏，更不知怎樣難于形容地受着煎熬呵，實在不堪想像了。

『呀！你是誰？』黃得標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更沒有時間容他思索，便卒然地脫口問。

『我是……北兵……是……你的敵人……但是，請殺死我呵，痛快

些！……我實在……」

黃得標駭極了，撇開那北兵，不再顧慮什麼，不再等待命令，更望前衝。雙手把着的旗幟，在半空的高處，鶴鷹一般翻飛着，和他同一速度衝上前。北軍的機關鎗，對準着他掃射，步鎗的鎗彈，不遠不近地描着旗幟，在他四週落下來，但他還是喪了魂似地望前衝。

「殺！殺！殺！……」劉克勝一看黃得標已經獨自衝上前頭，連忙也跟了上去，而且聲嘶力竭地喊着。

連長也不能阻止他們，只得跟在他倆背後，同樣地喊……

山嶺上的北軍退走了。他們完全奪得了鷄鳴山的陣地。

在北軍從這山頭退却到那邊的山頭的時間中，四山寧靜了約摸五分鐘。黃得標口裏是乾咳，肚子是饑餓，但頭腦却是異乎尋常地沈重和飽漲。前面遺棄着各種各色東西，雨傘，背囊，水壺，手電燈和其他軍用什

物，都是他平時所想要而未嘗要到的，此時很可以隨他的意選取；但他反而毫不在乎，心裏似乎以爲，現在已可不必計較這些了。他小偷偷似地把身體站直了，又趕緊蹲下；別人也一樣。在黑夜中摸索着，彷彿大家正捉着迷藏。

忽然，機關鎗睡醒過來似地拔拔地響起來了，那聲音是延長着，好像患了重傷風的人的連續的咳嗽聲。于是，他們個個人又將身體蜷縮攏，希望縮成一個小球，乒乓球；總之，希望其能縮到怎樣小，便縮成怎樣小……靠左邊，隱約看見一個頭的黑影向後幌了幾幌，便滾倒；黑影的全體形成一堆糞，或者一盆炒麵。

『死的是那個？』聽不出是什麼人問。

『子彈都向左邊來……左邊的人聽着：大家隔開一點，至少距離三步……』第二排排長含含糊糊地命令着。

「阿呀，又是一個！」

「誰！」較為嚴厲一點，近乎連長的口氣。「大家聽到：以後不許亂說！」

「媽呵……呵……」

「把旗幟移開一點，黃得標……敵人望得見，都向着……描準……」
這樣，光景又過了一刻鐘，北軍的機關鎗略告一個休息，只有東南角的山上，還零零落落送過鎗彈來，發出爆竹似的獨聲的單響。

「一刻鐘居然又活過去了嗎？倘若真的，這一刻鐘是何等值得寶貴的幸福的時間……」黃得標伸手摸摸腦袋，還在看，自己也有些不相信起來了。

「媽呵……呵……」誰又在苦痛的支撐中本能地叫着母親了。

于是，家鄉的影片，又很快地在黃得標眼中閃過。母親，妻子牽著兒

女，迎上來，笑着，但一剎時又變成哭着……

『注意信號，不要自相殘殺！』連長對於東南方的鎗聲起了懷疑，只得把頭抬起了點，叫着。

『前面是我們自己的軍隊，不要開鎗！』第二排和第三排的排長同聲暗啞地說。

但是，九五鎗彈飛過來更多了。

「格蓬！」一個九五鎗彈飛過來，恰恰落在裘占魁的手臂上，他的手立刻和身體脫離關節，雖是脫離却是滾滾地掛着，彷彿蠟燭店櫃台前垂吊着的香腸。

『這好像是我們軍隊的鎗聲？』第三排排長吃吃地，以請教的口吻問着連長。

『丟那媽，可惡，開鎗！』劉克勝對於那鎗聲很憤怒，便也扳動鎗機，

接連回報他們三響。

『誰？不許！』連長的聲音也有些發裂，沒有平時的簡截和響亮了。

『鄧強，快吹「問訊號」……』

正在這時候，後面忽然起了一陣騷動，這騷動立刻擴大，而且蔓延開來了。

『不要失了連絡，敵人從左側包抄過來了。……趕快，放！』第二排排長一面報告連長，一面指揮士兵。

『快！衝鋒！——保守這陣地是我們的責任！』連長怕盡棄前功，同時又趕快想找一條生路；這時着急得儼然變成一隻癲狗。

黃得標頭一個衝上前去了。他這時其實是想逃走的，却又立刻意識到逃走決不是辦法。一望盡是重疊的萬山，知道那裏是出路？知道那裏正埋伏着北兵？知道那裏纔能避免鎗彈的飛來？總之，逃走更是死路，倒不如

向前，或者還有萬一的「生」的希望。

『殺！殺！殺！……』憤怒的劉克勝，也早已把什麼都忘記了，只是挺着九五鎗的黑刺刀，用着全力向空氣中猛刺過去，打算一直刺穿敵人的心……

大家個個也明白，只有努力衝上去纔是惟一的生路；跟在他們背後，勇氣也突然增加了。似一股不可當的狂風怒濤，席捲着過去……

『呵，敵人的陣線又動搖了……』劉克勝突然站住，狂笑着。

『開排鎗！』是連長的驚魂方定的聲音。

北兵紛紛踉蹌地，一半滾一半跑，沒命地向山後面竄下去。眼睛追隨着他們逃去的背影，忽然發見脚下橫流着一派白水，這便是修水。

修水的水面很寬，從鷄鳴山上望下去，雖不過像一條粗的白練，但實際上恐怕寬過大半里。浮橋是曾經搭着的，現在可是大部分都已壞坍了。

「工東！」逃得快的北兵，都落入修水裏；一半溺死，一半把頭露出在水面，毫無把握地掙扎着。逃得慢的，大都在密密的排鎗下，飲了彈，躺倒在山石邊。

這以後，又寧靜了好一回。

大家的神經暫時弛放了些，疲倦便乘機沒命似地鑽聚攏來。但是，剛待合上眼時，馬上又被『澎澎』的大聲喚起，眼睛也即刻睜得滾圓了。

黃得標和大家一樣，只等待死。躺倒着，視線和夜的晴空恰恰相對。看着歷亂的繁星，錯落地點綴着，覺得這世界已是那樣的渺遠，和他本身早已不再發生關係；于是，他想着，他是死了，陣亡了，四肢百骸和一切，都完全毀滅了……

鎗聲直響到天明才算告了個結束，他們也自始至終固守住鷓鴣山的陣地，不曾放鬆過一刻。這當中，北軍曾經來襲擊三次，但都被九五鎗的黑刺刀的刀鋒逼退了。

最後的一次，也就是最猛烈的一次襲擊，是發生在滿山都張了迷霧的時候。那時，對面看不見東西，也辨不出方向，個個人臉上都被一種濕漉漉的大氣蒙住。大家雖都焦灼地想用手拂開牠，但牠反而越發得意似地，密密地儘向他們掩蓋攔來，掩蓋攔來。

「口渴呵，你水瓶裏可還有一點點殘腳嗎？」

「不要挨近我……我的腳……」一個被苦痛所壓迫着的收斂的聲音。

「誰也沒有，這時候，還說得到口渴……」另一個不知什麼人，語聲低沈到幾乎使人聽不見。

這時，連長正在和第三三排的排長，密議着。他們都知道此刻應當加意警戒了，但怎樣警戒呢，他們討論了好久，也終于討論不出什麼結果。

『和第六連取連絡……鄧強，快吹「問訊號」。』連長心裏突突地跳躍着，慌張得非常地說。

『弟兄們，各自注意！』第三三排排長同時叫喊。

『留心北兵！錢老五，你這邊不是騎着一個北兵嗎？』

『北兵？死了。』

『拖他過來，當作掩護牆……』

突然，四山同時起了一陣喊殺的聲音。濃霧中，辨不出是什麼地方發出來的，但是，大家心裏都立刻起了大的震動。把鎗捏緊，然後在臂彎裏橫着。

『快放！……向低處瞄準……』連長熬青着臉亂嚷。

喊殺聲逐漸逐漸更湊近來，同時較遠處，也有無數顆子彈從鎗眼中鑽出，追逐着他們。他們之中，大都躊躇着不動，只拚命扳着鎗機；那矮胖的下士，翻了一個筋斗，就仰天倒在地上了。

「在這裏不是等死？……還是衝出去罷！」是劉克勝的永遠憤怒的口吻。

黃得標心裏陡然起了個念頭，便也挺起身，跟着衝出去。他想：倘若困守在這裏，等北兵的包圍，讓北兵把他們的生命隨意踐踏，倒不如衝出去逃命的來得簡截點罷。

全連的大多數的弟兄們，也都記着「生死存亡，在此一舉」的信條，好像老太婆念着「阿彌陀佛」一般，橫過鎗來，望山脚下奔跑。

「跟上來，無用的東西！」連長向着那班退後的蜷縮在山上的弟兄們叫。

無可言說的危急已迫在眉睫了，他們衝上去的結果，造成和北兵相距不過五六十米突的形勢；倘若彼此再都衝前幾步，臨到的便立刻會變成戰爭中最可怕的針鋒相對的那肉搏的一幕。這時危機的緊迫已絕對不容他們有少許思索的時間，只是被一種不可知的力量推動着似地，預備去毀滅別人，或者讓別人毀滅自己……

忽然，北軍之中又自相紛擾起來，不明情由地反身向右，又向山下亂竄了回去。從高處望去，活像一羣剝了皮的松靈。——他們（北軍）是受了夾擊了。

『衝鋒，向右轉！』連長舉着駁殼鎗，發出如此的命令。

『向左轉衝鋒！』迎面過來的，是第六連的衝鋒隊，也轉了個彎，向北軍狂追。

于是，正在拚命亂竄着的北兵，有些便跌倒，有些又粗又像被宰的豬

擺似地呼噓；有些却還鼓着最後的大勁，徧身滲着血，望南邊猛衝出走；也有些高舉雙手，站住，又跪下，等候他們搶去平放在膝下的鎗，讓他們把雙手反綁住，成了俘虜，被他們帶上山巔。

大霧彷彿專爲釀成這一場惡鬥而來的，此時收斂了，天也大亮。整個的戰場，似婦女的揭去了面幕，又清清楚楚地呈現出來。山是那樣一高一低地起伏着，死屍觸目皆是：有的扭轉着身子，有的縮成一團，有的四肢攤開着，嘴巴張得很大；快要枯黃的滿山的綠草，好像衣服上的油漬，東一塊西一塊地綴上了血的鮮紅。

北面的山上，碎屑一般站着許多人，號兵反復地奏着勝利的曲調，旗幟被人攪盪着，特別刺目地在早晨的空氣裏一飛一揚。原來鳳凰山的陣地，也早已被這邊的軍隊奪來了。

機關鎗和步鎗這時都宣告倦怠，停止牠們的放肆的叫噓了。西門外的

外牆上，幾十間民房被猛烈的火焰燃燒着，煙的圓柱直冲到霄漢，這更可以證明北軍確已完全敗滅，那大火，顯然是被困的負隅頑抗的北兵希圖脫圍的時候放的。大家把緊張的情緒完全收起，沒有準則地坐倒在山坡上。飢渴，疲憊，腰痛，手上被荊棘刺破而流的血，昏暈，一起都攢聚攏來。

「伙夫應該送飯來了……」

「送粥也好罷？」

「我簡直不能動了，腿酸呵，腰骨……息一息……」

「……一口水，呵，一口……」

「哈哈，我們總算又活過去了！」

大家喘着氣，你一句我一句地爭先說着。

連長發出啞喉嚨的號令：「歸隊！……」

「立正」，「向右看齊」和「向前看」都過去，「報數」的時候，比

昨天少了十九人。值星排長，就是那第一排的中尉排長，也不見；大家彷彿記得，他是沒到鷓鴣山以前就不見了的。

『成雙行，向右轉常步——走！』

于是，他們似乎在前進了，下山了，走在大道上了。

在連長默默地領導着的進行中，鄧強一路吹出得勝的號聲，黃得標擎着百孔千瘡的軍旗，偶然他們抬起頭來，看見當前聳着一座灰黯而且色澤斑駁了的高樓，這是城門。

『開正步——走！』連長回頭向他們喊說。

許多男女，女人和小孩，站在城門邊，排列成兩條短垣；當隊伍通過這來道時，短垣上突然生出許多隻手來，伸長着向他們揚着，並且歡躍。守城的四個兵士，肅然地立正，舉鎗，這是何等悲壯欲泣的景象！

全體的心，忽然都被嚴肅所包裹住。他們覺得自己是，非常的光榮，

因了自己的拚命和陣亡的弟兄而引起的光榮。

這之中，只有黃得標並不然。他是戚戚，他是羞慚。……

然而，大家也何嘗不是呢？當一陣精神的興奮之後，多半立刻發現了自己之並不配接受這光榮，而且，疲憊也即刻擁擠上來了。一陣陣零亂雜沓的步聲中，展開了他們的急于希望到駐紮的處所和急於休息一會的心：

四

一間一丈寬二丈長的，一向被黑暗和潮溼所佔據着的屋裏，暫時成了第七連的營房的一部分。

這是一家酒棧的堆貨房，所以，現在雖早已把那些酒缸和酒罈搬得乾乾淨淨，地下只賸了前幾天北兵夾七雜八地鋪在那裏的門板和乾草一類東

西，但總仍然免不了一股酒味和霉味，怪難聞地鑽入鼻孔來。陽光是終年不容易見到的，院外屋脊上開着一扇一立方尺大小的天窗，偶爾應景似地，送進來少許的一點微光。幸而，他們都不注意這些，而且，一想到昨天在山上荊棘沙土礮石之上和槍彈刺刀之下亂爬，兩相比較起來，立刻覺得這是非常的幸福，而且幸福到簡直等于升入天堂一般。

幾個弟兄，其中有劉克勝，喝了幾口白乾，便坐在草薦上，一壁吸着水煙，一壁流暢地談論起來。也有幾個在整理着包袱，把昨天從鷄鳴山竄擊退北軍的連哨時，在遺棄物件堆中檢來的東西，細細地審視着。有的正數着錢，那是從死傷的北兵身上口袋裏摸來的。

『丟那媽，北兵身上怎麼個個有那麼多的錢，而且都是現花邊。——
蔡鳳山，你揀得了幾個嗎？』

『倒霉，只七元。那是在後半夜，鎗彈稀疏了一點的時候。我輕輕地

抬起頭來，一眼看見那棵什麼樹下，白楊樹罷，歪着一個北兵，我便走前去，哼，那小子還沒死呢。瞳孔睜得很大，却是已失了光；嘴巴張開着，好像一匹剛宰的羊。我在他身上摸，沒有，偏偏一個也沒有；不知先讓那個得去了，你說活該倒霉罷？後來又遇着一個，死了的；他伏倒在山上，鎗彈從背脊骨裏穿進去的。我把他的屍身翻過來，阿呀呀，天哪，我們的九五鎗真太厲害，鎗彈的進口不過豆子那麼來，出口呢，大過湯碗！哼，我也不管他，正沒錢用，掏兩個外化也是好的罷，我便伸進他那褲袋裏去，得了七元。此後北老包抄過來，自己逃命也來不及了……便只這七元。你呢？」

「我嗎，比你多一點點，你猜多少？——九塊半。哼，他連幾角錢還留着。說到那樣子，真嚇死人！我也沒細看他，大約是機關鎗掃死的，身上十幾個洞。……」

『那你們的運氣都算不錯了。我是，一個錢也沒掙倒，白衝了幾次鋒；只在山頂上檢得了一個手電燈，倒還要得，你瞧，比一排長的那個還好些呢。』劉克勝說着，把那手電燈遞給另一個兵士。『此外就只檢得一個包袱，裏邊一套夾祆褲，倒還是新的。——那個什麼，杜春祿，好像伙，那纔厲害。他一共得了二十幾塊光景哩！』

只有黃得標，他那時什麼也不計較，此刻卻又來懷喪。既沒有錢喝酒，也不會吸煙；他默默無言，看着他們，下顎微微地在顫動。

『你知道一排長是幾時死的？——那傢伙，也太厲害了點。』蔡鳳山細聲說。因為劉克勝提到一排長的手電燈，使他忽然記起了一排長。

『那是早就死了的，是在北老的步哨開頭一鎗的時候，中流彈死的。我親眼看見黃得標閃過，便打着了他……他平時也真太兇……』

黃得標默默地旁聽着，這時又提起他昨天的戰爭的記憶，同時又幻想

着一排長昔日的情形。他記得在瀏陽東門外的廟裏，那時天已烏黑，連長派他們這一排到小路上去放哨；他因肚子痛，告假，一排長却非要他去不可，並且把他痛打一頓。他又記得一路上行軍過來，一排長是那般地天天叱罵他。想到這些，他覺得一排長是該死，鎗彈有眼睛。但轉折一想，想起在大水沖過的南江橋時，有一次，在街上，一排長竟買了幾個包子給他喫。又看見一排長在汀泗橋的湖畔，獨自反揹着手踱來踱去，嘴裏在吟哦些什麼；他雖不知道一排長那時正念着『可憐汀泗橋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的詩句，但看那樣子，却分明蘊蓄着若干悽苦。此後他常常留心，覺得一排長不過是遇事認真，所以時常會得罪弟兄們，人却真是個好人……他又忍不住爲他悲哀起來了。

『我看恐怕要算我們這一連死得多一點罷，死了一個排長，一個班長，七八個弟兄，受傷的也有八九個……』

『聽我們連長在說，第三連死得最多；受傷的差不多有一半，連三連長也受了重傷……』

『特務連最少？』

『那還用說？——第八連大約也不多，他們一次鋒都沒衝。我們衝鋒也衝了八九次……』

『是的，只這衝鋒上頭，最容易死傷。昨天，我們連裏，要算劉克勝和黃得標衝得最厲害。我說，劉克勝，你何必這樣拚命呢？』

『也是沒有法，』劉克勝說，『不衝又怎樣呢，等死嗎？衝不出也不過死；但衝出去，却還有不死希望。既然衝了，總不希望其死……』

『連長一定很稱讚你們的了？』

『連長？』劉克勝在鼻子底裏哼了一聲。『他始終沒提起過。剛纔出去買落花生時，倒聽見三排長在說彭金中怎樣怎樣地好。他說彭金中是站直

着身子放鎗的，說平時竟看不出他是那樣的大膽和勇敢。據說他先在腿上中了一鎗，還沒死，却是已跌倒在地上。跌倒了，也罷了，本來總不至于死，但他還要勉強着坐起來；于是，接着又是第二鎗，正打在他胸前……」

「那小子也太傻，何苦來，這樣捨命地幹？」

聽到這些話的黃得標，便又把彭金中當作他思索的材料。他覺得彭金中是：昨天他見到的屍體中，最可憐，最值得依戀的一個。死屍雖也似乎並不甚慘，但是，當他中彈時，臉色慘白，脖項的關節還是柔軟的，腦袋倒挂着，一偏一側，全身一直到最後，纔傾斜地倒下去；因為恰恰倒在山尖凸處，攔不住，便圓球似地滾下去了，滾着滾着，直滾到被一棵什麼樹的樅枝掛住；這時，那身體是橫插在樹枝上了，正如牛肉的插在刀叉上一般。

他想到這裏，彷彿是在追尋着夢境，身體也顫動起來，似乎飄飄欲舉。是敗裂，是苦痛，是愁慘，是害怕，他這樣地感覺着。

他竭力想掙脫這種感覺，避開這種感覺，只得抬起頭來，把視線移平，向這黑暗的房的四周搜索。

他看到鄧強。那小號兵，東一張西一望地走攏來；想接近那個，却又不敢挨近那個似地，終于走到門角邊，孤另另地站着。

「哈，這小東西，倒居然沒有死？」

「怎麼我是應該死的嗎？」鄧強叫起來。那種焦灼的禿氣的態度，很使人神往。

「不該死，不該死……」另一人排解着。「你不知道，越是瘦小的人，越不容易死。大胖子最容易喫着黑蓮子。」

「所以，周班長，周下士，死了……」蔡鳳山笑起來。

忽然，外間亂轟轟傳說北軍又打過來了。笑聲立刻煞住，大家側着耳朵聽，巷子外，脚步的奔跑，接連連，很匆忙而且很驚惶；遠遠彷彿也已聽到「劈拍劈拍」的隱隱的鎗聲了，正是中午過後，瑟靜中，分外襯出擾亂。大家一壁趕忙打包袱，疊氈子，揹緊鎗；一壁又對那個鴛鴦眼的人說：

「快，你去看看，你的東西我們給你收拾，好在你已把包袱打定了：：」

黃得勝這時嚇得臉色泛白，手足都發起抖來。倘若在城裏巷戰，更兇了，又要衝出城去，那十有九是死的；他一壁這樣懸想着，一壁顫巍巍地把早經收檢好的背囊斜掛在肩膀上。裝好子彈，便向滿屋子亂轉着。鄧強，他也担起了號；一向只是快樂天真的，對於戰爭本來毫無認識，這時忽然使他憶起昨天的經驗來，小小的心房，確乎也受着震動了。其他的

弟兄們，也都一樣，沒頭蛇似地，皇皇然，張一張這裏，又望一望那兒；耳朵好像驢子一般，特別聳起着。其中惟有劉克勝，他狂怒，却又從容不迫地坐在門板上，等候着命運的女神的降臨。

好半天，那鴛鴦眼的人纔回來。他氣喘得很，額上涔涔地流着汗，把得來的消息報告大家：

『外間雖都在這樣，但連長和排長都不在；文書上士叫大家先預備，說連長是到團部裏去了，且等他回來……』

這一來，大家更急得幾乎發瘋了，又加上一半惶恐的成分。時時疑心北兵已經到城門口了，進城了……便趕忙又指使一兩個人到門口去探聽。但過了一回，彷彿又漸漸地平靜了下來。

從門外傳進一道命令：

『鄧強在那裏……連長叫……』

『連長叫……鄧錕在那裏……』

這命令，儼然是一道催命符；大家心裏都已明白一切了，捏住了兩把汗，帽上鎗，背囊之類是從未卸下過的，一轟出去。

鄧錕慢慢地吹起『集合號』。

『立正，向右轉走！』以後，隊伍卻一直開到北郊的空地上。司務長在指揮着兩個土工動土，旁邊放着一口未曾油漆過的松板的薄薄的棺材。悲悼的號聲嗚咽地響起來了，一串邊爆放過，土工抬起那口裏邊躺着第一排排長的棺材，放在剛纔挖掘的土坑中。

『舉鎗！』

『悲悼號』變成『敬禮號』。

大家眼睛望着鼻子，一齊把那桿上了黑刺刀的鎗舉起在胸前。連長，第二三排的排長和司務長站在前面，舉手到帽簷，雄壯地行着軍禮。

「鎗放下！」等到那棺材上頭掩蓋了一陣鬆鬆的泥土後，連長回轉身，向着隊伍喊了一聲。

大家這纔完全把心裏的重擔放下，個個都在默禱着，那事情幸而沒有來，也幸而這樣就過去了。

五

明天，全團開到了三都。

前衛以後，團陪以後，走着第七連的隊伍；號兵依舊，這一天擎旗的却不是黃得標了，他只雜在隊伍當中走。減少了十九個組成隊伍的分子，隊伍的長度都好像縮短了好多；但事情却也並不全是使人傷心的，在這戰後的新的進行中，他們也已增添了兩位新的弟兄。

這兩個人，一個叫湯榮貴，還有一個便是甯阿發。他們原先都是北兵，昨天被俘虜了來。今天便被編遣在五百四十九團的第七連裏了。

山路終究是山路，除外崎嶇，除外高低不平，除外彎曲，也照例免不了夾道的樹木和急湍的溪澗。增添了兩位弟兄，又有許多新的談話資料了，一路上談談說說，雖是平凡的也覺得新鮮，倒也很不寂寞。

從他們的談話中，且知道了昨天的騷動和紛亂的傳言的來由。

廣東叫「丟那媽」的，在北兵口裏變成「他媽的」了，這也是新鮮事情之一。但雖在這滿口無數的「他媽的」當中，談話的主要意思，却也終于毫無妨礙地被聽慣了「丟那媽」的一黃得標之流的弟兄們聽了出來。據說，原來事情是這樣的：

修水一戰，全團俘獲的北兵總共有一百多。這一百多北兵，全數都幽禁在那個什麼館的上了柵欄的屋裏，由特務連監視着。

不必說明也可以知道了，這些俘虜，武裝當然是早經卸除。然而從早上關起，喫過中飯因為肚子太飽了的緣故罷，忽然都想動作起來。

起先是咬着耳朵說話，一剎時，大家都站起，拿拳頭當作武器，一轟往外衝……

附近當然大大地受着震動，許多人望四處逃竄，這當中，恐怖的種子也便在四處播下了。

事情是怎樣結束的呢？

機警的特務連的兵士，圍在柵欄外，密密地向裏邊開了一排鎗。

到底徒手的十個抵不過武裝的一個，一百多人都反身向裏，亂躲亂藏。特務連的連長，親自挺起那桿上了黑刺刀的長鎗，猛力向着那個爲首的當過營長的人的身刺去。這一刺，恰恰刺中心窩，刀尖露出在背脊外。

待特務連的連長把刺刀拔出，那人纔倒地；跟着，那倒地的人的心窩

裏，便湧出一股血的噴泉來。

死了一個人，其餘的也便完全甘願低首屈伏了……

那兩個你一言我一語地把這故事講完，又滔滔不絕地談些過去的自己在北軍中的情形。他們說，關餉倒是現花邊，待遇也實在很不錯。那孫大帥，在出發以前，還親自跟他們談過話；有一回，甚至于和他們來握手。但他們都明白這是大帥的狡猾，只因那時做他的走卒，沒有法；現在呢，對於他，只好把一切完全捐除了。

黃得標望着這兩個人的背影，是這樣高大而魁梧，搥着如此笨重的鎗，外加背囊水壺和交叉在胸前背後的手彈，却似乎絲毫也不覺得重，走路還是那般輕飄飄地。他忽然心裏受着感動，一種無可言說的淒楚的情緒，縈繞着他了。

他想，他們，那北兵，個個人有這樣強壯的身體，比起這邊來，一個

可以當得兩個，但也居然會打敗，這真是氣數！然而，打敗了也罷了，原也不算得什麼，但他們，却又馬上背叛了從前的主人，而立刻和原是敵人的這邊在一起了。此後，他們並且將要去殺他們自己的人……

這去投效，又背叛，又跟敵人在一起，又把自己的人當敵人，……是爲了什麼呢？

他立刻想到，這完全是爲了要活命的緣故。爲了要活命，纔來拚命；拚了命以後，又想苟延着活命，于是又來和原先是敵人的人在一起，而去和原先是自己的人拚命。敵人和自己，在他們原都一樣，不過因爲各人當時投效的不同而有了分別罷了；爲了要活命，所以便來替毫無關係的人拚命；這命拚來又拚去，終於也弄得混不清，但歸根還是爲了這條命……因果循環，黃得標懂得不得這麼多；想到自己，他顫悚了。

從修水縣城到三都，路程原不遠，不過三十里；正午邊，他們就到達

目的地。

宿營的地方是一座古廟，對着山門，一望盡是稻田；那已經成穗的稻，多半都已被踐踏委地，少半便在風中一翻一蕩。此外就只一棵楓樹，樹葉還未經霜染紅，傾斜有姿地站在遠遠的水邊。

到三都來，是爲了監視武寧方面的敵人，黃得標當然決不會知道這個；正如三天以後，他們又從三都開拔到別處去，是因為前面已有隊伍開往離武寧更近的濃溪，用不着他們在三都了，他也不知道一樣。他實在也不知道，爲什麼要打汀泗橋，要打武昌；也不知道，爲什麼他們又要從汀泗橋轉到修水，從修水又要開到這裏。

這轉來轉去，打來打去，到底是爲了什麼呢？

當兵的人想到這些事情上去，分明是自尋煩惱，所以他也不願再去細細推求；一去推求，苦惱之外更是苦惱。

至于他們自己，他却很知道。爲了要活命，所以來當兵；當了兵，便應該出發，便應該打仗，便應該到那裏是那裏，便應該拚命。他們可以不管開到那裏，打到那裏，也可以不管，被打的是那個，爲什麼要去打他；只要肯拚命，便可以活命，不幸把命拚掉了，萬事全休，否則逃了命，又要求活命，便應當再去拚命……

從三都，一百里到大堰，四十里到找橋，三十里到甘坊，二十里到上富，從上富又是五六十里光景，到了米山附近的一個不知什麼地方。

路上足足走了三四天，天保佑，一路平安，只看見處處破落的村舍，處處少見人煙，處處的牆上五彩的標語貼得滿目繽紛。

但到米山附近的一個不知什麼地方時，戰爭終于又來了。

六

大道上，被黑壓壓的隊伍充塞滿了，都是去加入前線的。團長站在那三豕村的牛欄邊，高聲叫道：

『第七連前進！……』

于是，一陣吶喊，一陣擁擠，連長把帽箍放在下巴邊箍緊，大家便提起腿來，爭先恐後地飛奔。

黃得標雜在隊伍當中，飛奔過團長面前，偏偏被石塊絆住了腳，遲了一步，向前一看，隊伍中斷了，連忙又沒命地拔步追趕上去。

『趕快！……前進！蠢東西！』聽到後面團長憤怒地吆喝着。

剛跳過一條小溝，已聽得到成百成千的步鎗的子彈，好似野鴿的嘆空，噓噓地在滿天亂飛，同時，北軍的野炮，在米山附近的曠野裏，也四

面八方轟動起來了。

他們依然順着大道奔跑。

迎面過來的，是許多手臂上圍着白布綴着紅十字的衛生隊的担架兵，陸陸續續從前線抬回受傷的官兵來。他們是兩個抬着一個，因之本身便被抬着的那一個連繫着，攏總變成一個了。個個額上都流着大汗，臉色很催促；彎曲着腰背，並且抽風箱似地吁氣。他們其實很想休息一回的，因為恐怕誤了時候，只得仍然一歪一拐地走。

太陽是照着，但被遠遠的一股濃重的黑煙鎖住，彷彿也已失却了光輝。鎗彈的雹霰，不受遮攔一般，任意鑽來鑽去。

靠右邊的田塍路的橫叉處，一具担架歪斜地倒翻着。架上的受傷者，半身已跌出在外頭，似乎還微微地喘着氣，但手足已不能動彈了；只是伏倒着，好像一隻搭在爛田裏的蝦蟆。兩個担架兵，一個四肢朝天，一個側

着身子，頭部種在田裏，兩腳相並翹起在田塍路上，有如倒栽葱。大約他們抬經這裏時，後面子彈追了過來，恰巧撞着他們，以致死了。

「阿呀呀，你着！」是鄧強的錯愕的語聲。

「他們不打仗，也居然會死……」蔡鳳山向田塍路的橫叉處斜瞥了一眼，說。

「到了火線上，還不是都一樣？」劉克勝在這樣地解答着。

「總之，都是命裏注定的……就是我們之中，也……誰知道？……」不知誰這時却忽然似乎是感傷了。

轟轟的大聲，又在空中狂鳴起來，脚下的大地也因此連根受了震動。談話聲被攔腰截住，心房也突突地跳躍起來，但即刻又被更響亮一點的炮聲震得粉碎……

「左邊空虛着，快增補上去！……」營長用一種冰冷的却又是肅然令

人感動的語氣，向着連長說。

「向左轉！……趕快！……跑上來！……」連長搶在當前，命令着。

野炮的開花彈，伴着步鎗鎗彈的羣，迎面射來，似乎永遠總是緊追着他們一般。轟的一聲震耳的巨響過後，便散出一股迷眼的黑黯色的煙霧。

大家在這種迷眼煙霧之下，跟着連長，從田畝中斜穿過去。

田裏的稻是早已被踏得多半枯死了，却是露根的地方，還浸着水，因此非常泥濘得難行。阡陌邊生着長長的野草，竟還依然無恙地長着。

爲避免彈花的貫穿頭頂，大家都把牙關咬緊，俯下頭，彎腰曲背地近乎鼠竄地蹲倒着身體斜穿過去。偶爾不小心，便滑倒了，混身和頭臉便盡都塗上了一層污泥；但這些小事在此刻是決不能再使他們介意的了，他們立刻用兩手在泥濘中亂抓，爬起身，又趕緊蹲倒着望前走。

不管是炮彈，不管是鎗彈，在天空中盤旋一陣之後，總是不遠不近地恰恰落在他們的附近。因此，他們之中，便也有了一經滑倒便再也掙扎不起來的人。

『杜春祿！快起來！……你這做什麼！……』第三排排長在後面喊着。

然而，杜春祿並不動。

恰恰走到他面前的黃得標，便湊近他一步，伸手把他拉起了一點來。他只向他看了一眼，便丟開他，讓他仍復倒下，而又自顧蹲着身子望前走了。

『排長，他……杜春祿，已經死了……他腦蓋上中了兩鎗……』黃得標信倔熬牙似地說。

陡然，又是一陣急雨灑了過來，全體便如中了催眠術般，一起都把身

體蹣倒，藏在泥污中。

『快……救救我呵！……』聲音終於逐漸低沈下去，最後，只剩了一絲微音，消失在砰然大聲中。

半分鐘後，他們又繼續望前走。

到了火線上，他們便散開在那不甚高的高阜上，這高阜彷彿原是一座大而蜿蜒着的公共墳地。從那上面，迎頭踉蹌地退下三四個人來，其中有一個，被黃得標在模糊中看出，是毀去了左手臂的，一路淌着血，全身痙攣着，走下來。

鎗砲依然放肆地叫囂着，毫無放鬆一點的意思。大家都是四肢伏地，在一種重大的轟轟之下蜷臥着；眼是失了光，口是被塞了什麼進去一般，總之，是失了神似地楞住了。

『阿唷唷……我……』一陣尖銳的侵入肌膚的叫喊。

「誰又……？」

黃得標沒把話說完，驚心動魄的大聲又發作起來，高草也彷彿在輕輕地搖幌。

腦袋是快要暈漲得破裂了，雖是在白天，大家的心裏，却都覺得這要比黑夜還要黑的黑夜。在這比黑夜還要黑的黑夜裏，彼此我推你你擠我的摸索着，摸來摸去都是死神所統轄的區域誰也不敢動彈一下，恐怕反因此自投羅網地闖着了死神的黑影。

其實，動彈有什麼用，到處還不是都一樣？東邊一聲呼痛，西邊一攢血，每次那猛烈的大聲響後，衝鼻的辛辣味的煙霧便連天籠罩住，大家的手足也都不由自主地會抽搐一陣。不論東南西北，前後左右，全沒有什麼差異。

在這種情形之下，無論怎樣善于思索的人，也都萬念俱銷了，佔據着

他們整個腦神經的，不過是「死」這個觀念。大家都恍恍惚惚地等待着死，因為他們個個都知道這時候死是無可避免的事情；但是，話雖這樣說，人究竟是愛「生」的動物，他們的蜷縮，顫悚，蟄伏，原是夢一般地希冀着在無可避免之中有一個萬一的不死。

『這時候，大家纔真正都一樣；無論怎樣分析，無論怎樣體驗，誰也不過是一團槍林彈雨之下可笑的發抖的東西！所謂先烈，所謂後死，又算是什麼呢？……』連長忽然忘記了自己，心裏突起這樣一個奇異的念頭，對於全體的弟兄們，覺得非常親切而且憐憫起來了。

『弟兄們！好好注意自己！……』他說，聲音不大清晰，顯然是矜持着。

這時，這邊竟不大放鎗。大家只是間或把頭稍微抬起一點，閉着眼睛放一兩鎗，鎗彈會飛向那裏去，在那裏落下，是誰也不去計較牠的。

陣地背後傳過一道命令來：

「第七連連長……團長叫你……」

于是，連長便站起身，找一條路，轉身望後出去。

他身子挺直地站在團長面前，好像一條滿弓的絃線，聽候團長的命令。

「你既當了連長……還怕死不成嗎？」

「不怕！……」連長大聲，用他那軍人的口吻說。

「既然……爲什麼不前進？……全線一點進展都沒有……」

「……」

「你聽着！趕快衝鋒！……當了軍人，還恐怕死！……否則我先把你鎗斃！」

連長行了禮，悚然地，默然地回到陣線上。

『衝鋒！前進！……鄧強，快吹「衝鋒號」。』他清醒過來似地，又開始嚴厲地發令。

但是，他回轉頭去。『鄧強呢？』

『鄧強不中用了……』黃得標用他那黯澹的嗓音說。

連長低下頭一看：鄧強正將受傷的面目，貼着地面；拉長着身軀伏着。脊梁的起動，和他那斷斷續續的嗚咽聲恰好互相應答。他嗚咽了一陣，終于死了。從他那灰色的軍衣上，滲出大塊的血痕來。

『不行了……』連長自言自語了一回，又高聲說：『弟兄們！大家快衝上去！……衝鋒！殺！殺！殺！……』

『殺！殺！殺！……』大家也跟着叫，但身子並不動；實因為炮火太厲害了。

『弟兄們！快衝上去！』連長看見有幾個人在動了，其中有劉克勝，

他便也帶起另外幾個弟兄衝上去，大家只得也跟上去。

迎頭機關鎗續續地掃射着，遠遠望得見捲起來的塵土高高地飛揚。步鎗的子彈也成串成行的擲過來，不久，那兩軍互相酬和着的野炮，也漫山遍野地怒吼起來了。

一路衝過去，一路人數漸漸減少；快要衝到前面的另一高阜時，第三排的排長也已倒在半路上了。他們的倒下，是自己情願的呢，是北軍使他們倒下的呢，還是因為團長要鎗斃連長的緣故呢？慌慌張張的大家，當然誰也不會去理會這些的。

他們只是奮勇地前奔……

然而，終于，他們奪得了前面的高阜。

在高阜上散開，大家纔把驚魂定下，也纔敢伸長着脖子吁一口氣。

四處零零落落攤滿着許多死屍，有頭腳分開了的，有全身縮成一團

的，有的滿體烏焦，有的躺在血醬堆裏，也有身子上了彈簧似地扭轉着，也有只腰半截身體的……因了各人死況的不同，呈現出各種不同樣子來。一切軍用物品，也都遺棄着；那些屍身，也正和這些東西一樣，或者堆疊在一起，或者散亂地擱置着，那情形只覺得使人可悲。

這些屍身，是這邊的自己的弟兄呢？還是北兵呢？那是誰也已經分辨不清。但在活着的人看來，他們總之是同樣淒慘的收場。

『你們在陰司裏，難道也在那里你打我打你地攪成一團嗎？……』對着這些屍身，黃得標忽然生出這樣的幻想來。

陡然，一陣新發的排鎗又開始響着；跟着，兩軍的炮隊也好像睡醒過來似地咆哮起來了。炮煙逗留在空中，好久好久不肯消散。

大家都將腦袋緊緊地抱住，有些甚至想鑽進土坑裏，倘若近旁有土坑的話。

炮彈向低處爆裂，發出幾十道火花來，四散飛開，彈屑便各自找着對手似地落在地上或者他們的身上。泥土和石塊也跟着向上潑散迸裂，……兩個受傷的人，其中有一個便是前幾天從北軍中俘獲來的湯榮貴，發狂一般奔逃着；但是逃了一陣，又笨重地撲地俯下了。

『那北兵，終於還是死在北兵的炮彈之下嗎？』黃得標正在胡想，忽聽得第二排排長大叫：

『快快！開鎗呀！……』

連發的排鎗便連珠一般射出去。

北軍的陣線，是湮沒在灰色的帳幔似的黑烟中。幾個荷葉帽的灰色東西，鳥雀一般蹣跚地向着這邊衝過來，遠遠看去，不過幾粒砂塵那麼大。然而，這幾粒砂塵，沒來由地，又都滾倒在地上了。

『哈哈，他們也來衝鋒！……失敗了！』劉克勝狂笑着。

「我們這邊的鎗嗎，真太厲害！」是寧阿發的語聲，他新喪了一個同來的伙伴，却似乎並不悲哀，實在悲哀也太不勝其悲哀了。

射擊還是依舊，那邊射來，這邊射去……但是他們的心其實不在這上頭，他們的心早已被不斷的巨響震碎了。只是兇戲似地無目的地射擊着，許多生命，便在這「兇戲」和「無目的」之中永永喪失了。

「在這裏，北兵究竟有多少？……」第二排排長用着探問的口氣喃喃地問着寧阿發。他想在寧阿發的答語中，來尋找寬慰自己或決定自己的命運的根據。

「大約不多罷……但六七十總該有……」

「也厲害罷？……」連長終于不顧自失身分了，也插嘴問。

「厲害？也差不多。……連長。北兵在平地上打仗也很不錯哪，在山上是不行……但我也不知道，來的是不是生力部隊？要從是修水漫江敗下

來的，那就算不了什麼……」寧阿發身子雖仍蹲踞着，口氣却是很來得恭敬。

這時，重炮的聲音，彷彿遠了點，而且也似乎轉換了射擊的方向了。

于是，連長就指揮着：『乘這機會，大家前進罷……』

這回，他們散在平原上了。

鎗彈竟不再見到飛來，他們都把身體站直，向着遠處遠望。地面上到處綴着許多的黑點，那是陣亡者的屍身；同時，又看見遠遠的市鎮的大道旁，飄揚着藍色的軍旗，原來中鋒已把村前克服了。

爲

政府直轄陸軍第五百四十九團團本部
布告事照得捍衛國家乃軍人之天責拯民水火亦戎伍之義務掃穴犁庭斯爲
要道斬將攀旗義無反顧晉分屬軍人百戰疆場粉身碎骨貴無旁貸茲查有
本團第三營第七連一等兵劉克勝一名于村前一役以後竟敢在軍事時期貪
夜潛逃證之天理國法萬難容恕且該兵入伍有年明知故犯尤屬罪不容誅本
團長嚴謹治軍以身作則對此貶類萬難姑息着第三營營長于本日午後一時
將該犯兵劉克勝一名驗明正身都赴刑場斬決以昭炯戒切切此布

團長 方君西

中華民國六年九月十六日

高安北門外的一處空場上。人是散了，佈告還皇皇然地貼着。此外，
就只地上留着一灘血，東北角，土塊微微隆起了一點。

紙錢灰柳絮似地滿地飛。

「他這一死，還是痛快的呵……遲早總是死，倒不如早死……更痛快

些……」

『不過……也太……』

『有一口棺材給他，還算是好的……比死在火線上……』

兩個兵士，唏噓着，過去了。

這里只剩了黃得標獨自，迎風淒淒涼涼地拭着眼淚。

過去一幕幕的電影，在他眼前展過了：

從村前一路到高安，道途很平坦，徧處的黃泥，西瓜實結得纍纍。從戰地上蟄伏了大半天出來，喫了飯，忽然能夠在這平陽地上自由地放腳步走，覺得步履都輕鬆了許多。

但是，劉克勝忽就感喟起來：『我們這一連，只有這幾個人了嗎？……』

『五十多個，還可以……別連恐怕還有比這更少的……』有誰在寬慰着他。但一向只是憤怒的他，不知怎地竟那樣頹喪起來，儘扳着憂鬱的

臉，而且，這憂鬱彷彿在戰地上已經開始的了。

如今，五十多個之中，可是又少去一個了呵……

一見高安城外的市廛，他便狂烈地跳躍起來了；他的心弦的緊張，從他那泛紅的臉色中可以看得出來。

街道的兩旁，站着許多歡迎的人；鞭炮聲連連串地響着。戰勝的光榮，大家都感覺到；而尤其是劉克勝，他比旁人格外興奮。一雙小偷似的眼睛，骨溜溜地在人叢之中轉着；這轉着是做什麼呢？他想要在人叢之中，找到一兩個十幾年前相識的故舊鄉親……

然而，在垂暗的暮色中，只看見推推擠擠的人頭；頭髮的海，眼睛的海，鼻孔的海，誰也辨不清誰是誰——他得來的是失望。

他原是這高安縣城南的苦竹地方的人，喫糧十幾年來，只這天才靠近

了故鄉，他怎麼不想去看看從前當百姓時，曾經生長過的住過的親自耕植過的田園和山家？

「十幾年不曾回來，景象都不同了……不知家鄉更是如何？」他悲哀地說。思家的念頭，快要把他的腦筋都絞碎了。

「你家不在城裏？」

「在苦竹。渡過這條錦江去，不過三四十里……家鄉是就在眼前……」

「家裏有妻子兒女嗎？她們一定很想你……」蔡鳳山打趣着。

「妻兒倒是沒有，就只爺娘……這一向信息未通，不知他們還在不在世？……」

黃得標聽了歎息。同時却有一個人在鯊魚着說：「你可以向連長請一天的假……」

「在這時候，請假他怎麼肯答應……眼看着家鄉就在面前，却不能回

去……一轉瞬又要遠了，遠了……」

最後終于以沈默了結這場談話。

晚上點名時，不見了劉克勝。

「劉克勝也陣亡了嗎？」第二排排長問。」

「沒有罷？……」

「進城時，好像還看見他……」

「敢是落了伍？」排長自己解答着。

這時，連長怒氣冲冲地跳了出來，叫道：『那東西，原是這鬼地方的人，一定是逃回家裏去了！……等一回，你們檢查檢查鎗枝，看看在不在……？』

鎗枝幸而還在着。但是，第二天，劉克勝便被特務連的兵士捉了回

來，不久，那皇皇然的佈告，經書記官起草，謄錄之後，也張貼在團部門口，營部門口，和北門外的空場上了。

「弟兄們！我此刻是去死的呵！……乘這沒死以前，我要問你們幾句話：

「我為什麼應該死，我到現在還不知道；弟兄們，我想，你們也一定未必知道……

「有人說，既來當了兵，便應該沒有理由地去死！弟兄們，你們都是這樣想的嗎？……

「當兵的本身是沒有生命的，每一個沒有生命的人堆疊起來，纔能成一個生命……這生命便是團長，師長，上校或者中將……弟兄們，你們可也覺察到是這樣？……

『所謂愛國愛民的話，弟兄們諒必也知道，根本不過是一句騙小孩子的話……他們連造成他們整個生命的沒有生命的我們都不能愛，還能愛國愛民嗎？……』

『如果他們是愛國愛民的，便當從愛弟兄們愛起！……』

『弟兄們，我和你們一樣，是造成他們整個生命的一分子……他現在把我殺了，其他的分子，弟兄們，你們也自危嗎？』

『我們在戰場上，火線上，百戰拼命，是爲了什麼？是爲了至高無上的主義嗎？是爲了民族的自由嗎？是爲了救國救民嗎？……並不的！我們天天在鎗林彈雨之中出沒，那個能夠知道這惡戰是爲了什麼？……』

『北邊，南邊，東邊或者西邊，那裏的人，那裏的東西，在我看來都一樣，我都愛的！……』

『但我們又爲什麼非和這些地方人或者東西結仇不可呢？……我們之

中有誰能知道……

「然而，他們，什麼團長，什麼師長，他們知道的！……他們利用民衆的家懷昧，利用我們的因為沒有飯喫而來甘願喫糧拚命，便在這當中，他們扯起了爲國爲民的大旗……」

「弟兄們，我們是爲他們搶奪賊物而死的！我們是爲他們的嬌妻美妾而死的！……」

「而且，弟兄們，我們這樣羊似的馴良，狗似的忠心，得來的又是些什麼？……」

「他們給我們的是一點寬容都沒有的罪狀！……」

「他們的妻妾，要人侍候；他們的兒女，要人供養……我們呢？……譬如我吧，馬上又要爲他們去拚命的了，在這休息中，我回去看一看久別的爺娘。但是，請假，不許；偷偷地去一趟，他們便把我殺了！……」

「弟兄們，你們也爲自己危險着嗎？……」

「我是去了！我和你們別了！你們……但是你們都是和我活着的時候一樣地怯懦呵！……」

劉克勝一路發着羊癲病似地豬一般粗聲粗氣地號叫着。

後面跟着許多壓解着他的武裝兵士和特地去送終的弟兄們，他們的神情都是雄糾糾的，但聽了他的話，個個又都忍不住抹着眼淚。其中更有同連的好心腸的弟兄，苦苦地省下每月一次的草鞋錢來，爲他買了幾小束的錫錠和紙錢。

「弟兄，去罷！……」當創子手的那個兵士，拿刀的手是顫着，噙着眼淚這麼說了一聲。

……

黃得標想到這裏，木然了。

「奪得鷄鳴山的陣地，是劉克勝的功績；村前戰役，奪得第二個高阜的，劉克勝也是主要者之一……但是，誰知道呢？誰知道呢？……」

他木然地回到第七連的營房去。

八

每到一個大城照例可以休息兩三天，一路來的經驗告訴黃得標是這樣，但是現在並不。前幾天在修水，只送了一次第一排排長的殯，這回在高安，除外送了第三排排長，又看了一次劉克勝的殺頭。前晚到高安，今天早上四點鐘又被驅遣着前進了。

原因是，聽說由于那位比團長還大的指揮官是一員猛將，他急于要攻下南昌，想奪得頭功的緣故。然而，卽此也可見情勢之間不容髮了，黃

得標是的確這樣以爲着的。

出西門，沿着錦江走。一路上，瓜田依舊，却不見一個瓜實，只是大道上滿處的瓜皮。這是敗退的飢餓的北兵所遺棄的。

『倘若我們也……』他這樣迅速地轉了一個念頭，接下去是不堪想像；他又立刻把這不祥的念頭拋開了。

『弟兄們，快點走，不要誤了路程！……』連長一路喊着，似在提起大家的精神一般。

墨黑的夜色中，到了萬壽宮。

第二天，半夜三點鐘就起身，開向南昌去。

『今天下午可以打下江西了！』想到戰事的馬上要告終結，大家都異常興奮地歡躍起來。

但是，半路上忽然有幾個不知從那裏來的逃難的鄉民，指着他們的短

短的隊伍道：「這是一連……」使他們覺察到自己的力量的單薄，便又有些氣餒，而且又都各爲自己擔心了。

到生米街時，天恰好大亮。猛將的計畫，兵士的辛勤，一切都成了徒然的事。前面橫着一道浩浩的章水，爲等待過渡，依然一直挨延到下午三四點鐘。

「既然如此，何必那麼早就起身？……今夜裏一壁瞌睡一壁打仗，保會送命！……這怎麼得了？」黃得標抱怨着。

但蔡鳳山卻坦然地說：「這是上官的命令！……」

九

「北軍都已完全敗滅了！」這個觀念在大家腦子裏盤旋着，是因爲在生米街被他們截獲了幾隻北軍的輜重船隻和船裏的幾位北軍的軍官太太

之故。

因此每個人心裏都變得很爽快了，黃得標也重新把擔憂的心放下。戰事完結，對於他本身雖未必有好處，他很知道；惟一的好處，便是此後暫時可以不必去拚命了。

渡過章水，不停息地趕了三十里路程，趕得呼吸急促，嘴唇枯焦，纔又過一道河。這回一上岸，便是市廛了，大家無不喜盈盈地，把一切的疲勞和辛苦都丟開，彷彿前前後後的軍號聲得意揚揚地吹起來，只有第七連裏很寂寞；後來他們不甘于太寂寞了，便以牛叫一般的歌聲來代替軍號。但在這歡聲雷動之中，也有一樁事使他們大不愜意的，那便是市街的兩旁，家家都緊閉着舖門，這閉門，彷彿是在警告着說『你們且慢歡喜』似的。可是他們心裏都很不服。

固然，這警告有了效力，快到城門口時，號聲忽地嘎然止住了。隊伍

也整肅地排開在兩邊。

城門口站着八個武裝憲兵。

『那可惡的東西！殺死他們！……』大家對於那八個憲兵都很憤怒，彷彿隊伍之所以不能長驅入城，城池之所以不能不戰而下，都是因為被他們攔阻着的緣故。

城洞底下，八個陰影在瑟瑟地發抖。

『不許亂動！聽候命令！……不要誤了大事！』連長高聲說。

大家只好默默地可是又很焦灼地等待着。黃得標恰好把眼皮闔攏，忽然一陣極紛亂的嚷嚷聲突起，隨着掠過血的紅光，他便在擁擠中到了城門口。

憲兵不見了，他們代替了憲兵；接着，軋軋地響着的車輪聲近攏來，兩架機關鎗鎗口向裏，也架在城門口了。

但是，好久好久，又是沒有動靜。大家只是沈在夢中似地等待着，等待着那一切幻象中的可怕的死的一幕。

從城裏傳出一片吆喝聲來，使大家的心突然起了進躍的作用，于是，把上了黑刺刀的長鎗橫過來，向着裏邊，機關鎗手也準備妥貼。

『請讓一條路！』裏邊却發出這樣的一聲。四盞寫着紅字的大燈籠的後面，竟一桿鎗一把刺刀都沒有，跟着的是一乘轎子。

『站住！……』黃得標一看不過如此，便大聲吆喝起來。

『請讓一條路，我們是總商會的代表，來歡迎的……』

『什麼總商會，總工會，……站住！』

『是來歡迎貴軍的……』轎帘開處，伸出一個肥碩無比的胖腦袋來。

『好，叫他等一下……』連長說。

『叫你們等一下，聽到了嗎？……等我們連長去報告了團長再說……』

連長回來，叫空出一條路來，讓他過去。

轎子出城後，好一回，仍復抬進城去了。

「這是北軍派來求和的……」連長向第二排排長說。「看情形，這兩
昌可以不用打的了……」

「進了城，連長，我們可以痛痛快快息幾天，一路來真是夠受了……」
第二排排長堆着滿面的笑容說。

大家的心，也隨着吆喝聲逐漸地還去，都是那般飄渺的……

這回，由等待死而變為等待第二次的轎子再來了。

等到半夜兩三點鐘，夜涼已很有些侵骨。站在城洞底下的，喝着尖削的過路風，站在城門口的街道上的，聽憑霜露潤濕衣襟。個個人都感覺着有些發抖的意思，但這發抖已不是那發抖了。

忽然，城裏又傳出一片聲音來。大家猜想一定是第二次轎子又來了，

但細細把聲音辨認，又不大像。

「呀！騎兵衝鋒！……」第二排排長聽到馬蹄聲，卒然變色說。

倉卒中，慌張中，大家又橫過鎗來。

「不許開鎗！」連長喊。「拿刺刀殺！……」

騎兵已衝到離城洞不遠的地方了。

「趕快！衝鋒！……」

幾十把黑刺刀，排列得密密地，一聲不響，衝上前。

當頭幾個，被馬蹄踏倒在地下，後面的便緊攢上去。密密的刺刀的林，瑟瑟地響着。騎兵身上的肉，馬身上的血，滿城洞飛旋；肉醬濺得他們滿臉滿手。

騎兵終于退回去了，大家也一轟追上去。留下幾匹馬，幾個人，破布似地，亂頭髮似地，在城門口的血泊裏堆着。

萬千噓哨着的鎗彈，在南昌城裏家家的屋脊上迴旋着了。

第七連散開在都司前一帶。

巷戰並不激烈，大家只是隨意胡亂地向天空放着鎗。遠遠一架機關鎗，好像一個老頭子捧着水煙袋抽煙似地響着，忽斷忽續，從風中送了過來。

『呀！一個流彈！……』

『注意右側！恐防敵人衝鋒……』連長很謹慎地說。

在都司前一帶逡巡了半夜，蹣腳蹣手地，提心吊膽地，到天明。可是，北兵的踪跡竟絲毫也沒有。

四處的鎗聲都已不知在何時停止了，過了一會，纔看見別連的弟兄們，陸陸續續，抬過許多許多的鎗枝來。

『這回北軍纔真地完全敗滅了！』一個聲音突破空氣的沈寂。

『萬歲……』大家都在狂歡地叫起來了。

+

進城恰好三天，從隔江的牛行車站反響過來的炮聲，也已經一刻不停地整整轟了三天。整個的南昌城，被包圍在煩厭和哀愁之中。

前線的消息是沈滯得很，但從市街上只見雜亂的脚步，驚惶的臉色和陸續抬回來的傷兵這幾點看來，可知距離勝利的路還很渺遠。大家心裏都很鬱悶，而尤其是黃得標，更恨不得即刻起一陣風，把逼近的炮聲完全吹去。

炮聲終於在第三天下午停息了，可是黯澹的消息，便也在此中隱隱約約地透露了一點出來。有人說，前線上，因為子彈用罄，已經在那裏用刺刀和敵人廝併了……而且，人數也彷彿需要增添……

這夜裏，大家都不會睡；團長傳令武裝休息，大家只聳着耳朵靜聽不知何時重又起來的炮聲，和炮彈飛進城來炸裂時的天崩地裂的巨響。

早上四點鐘，他們便開出城去。在一片不整齊的步伐聲中，一步一步把黑暗踏破，一步一步和黎明接近。

『到牛行車站！一，二，三！……』

『一，二，三……到牛行車站去！……』

但是，牛行車站總不見近來，前面只是徧地黃沙的郊原。這時天色已經大明，剛轉過一座車水的草亭時，北軍的野炮忽然衝開烏雲牛一般地吼起來了。

大家把皮帶束得更緊一點，朝着炮彈出口的方向奔去。開花彈不斷地對他們這密集隊示威，攔阻他們的去路，但他們依然在炮煙中向前突進。頭腦是早已被碎澎聲震得沈重而且空虛，眼睛也似乎要冒火。這樣一

點點和前線逼近，炮聲更加清晰響亮起來，步鎗彈和機關鎗彈成羣結隊地在他們頭上的空中跳舞。

『北軍又着手進攻了！』前面有人說。

一聲『趕快！……』的命令，從連長口裏叫出來，於是，大家毫不審察地，你推我擠……陡然，迎面一陣炮彈和鎗彈聯合的旋風捲過，火花爆散，閃電似地四射……彷彿一道高牆一般，他們全體都被推倒，混身發着楞，一切都聽不見了……

『媽呀！……痛死我了！……』幾十個聲音混合着同時呼喊出來，似一根火棍，直刺進大家的心；但接着，更洪亮的天雷似的炮聲又響起，彈屑中帶起砂礫土塊和血肉，向他們噴射……

死的，受傷的和活的，攏總擠緊在一堆；這人的頭倒在那人脖間，那人的腿擱在這人的脊梁下，有的把自己的腦袋猛力用大腿夾緊，有的把雙

手捧着自已的後腦。轟轟聲把他們一起弄得如酒醉痴迷了，只是推擠和抽搐，誰也不知道誰是死的，誰受了傷，或者誰還活着……

『前進！……』

炮彈不知在何時稍微把威嚴的羽翼收斂了些，但還間作着，大家忙把僵硬的背脊伸直，站起身來，又趕緊彎下；掙扎着酸痛的雙腿，望前走。有些人却已不能動作，其中更有幾個因為失去了原先互相倚靠着的他們，癱倒在地上了；有如小孩的遺尿，地下留着東一堆西一堆的許多血水。

剛到土地廟前時，炮彈又稠密起來，轟轟地不住地儘向這邊掃蕩。廟的紅牆的有一面早已完全坍倒了，佛像還儼然在着，但全身已長滿了瘡子。磚瓦和屍身夾雜着堆疊在佛堂前，中間是彈殼和血漬。廟後一棵年久的大樹，極枝都已被截去，只有烏焦的直幹遠遠禿子似地挺立着。

他們并不停留，但是，一顆炮彈猝不及防地在前面不遠處爆炸。他們趕緊跳入田裏，有些便在路旁蹲下；前面狂一般地奔回許多血人來，野獸似地直望後衝。

隨後，野炮的射擊轉向另一方向去了，他們纔敢站起來。不遠幾步，走過剛纔的爆裂處所，看見路旁已被炸成一個陷穴，有一沒頭的身體嵌入在這陷穴內。和陷穴相距兩三尺的田裏，另外還有兩截殘缺的上體，漆烏墨黑，幾乎使人疑心這是兩塊大的煤炭。

于是，他們步過黃泥坂。

「散開！一齊向這土堆前進！」連長喊說。

土堆脚下，滿是死屍。支離分割，七扭八歪。但大家也無心顧慮這些，推擠着望死屍堆中跨過去，踏過去；這樣，便到了土堆的高處。

「快放……」

大家便扳動鎗機，子彈唸唸直望遠被黑煙濛住的北兵的陣線竄過去了。大家忘記了剛纔的恐怖，正在得意地笑着。突然，一陣連發的排炮，砲彈直望煙霧中衝出來，在到處墜下，散出無數火的星點；大家便都伏倒在土堆高處的後面，毫不動彈。

野炮向着這邊叫囂了一陣，又移向右邊和左邊去搜索了；步鎗鎗彈又開始在這邊落起雨來。

「我們的炮隊至今還沒加入陣線嗎？」

「誰知道！……但總該快了？」

「看樣子，今天只好在這里蹲一天罷……炮火太厲害了，前進恐怕不容易……」

「那麼應當挖一條戰壕才是？」

「可惜我們都沒有鏟子……噲，黃得標，你看，那邊都是我們的弟

兄，受了傷，找不到出路，在陣地上亂跑……」

黃得標隨着這人目光所注視的地方望過去，看見許多麻雀般大小的人，在炮彈和鎗彈的洗刷之下狂奔着，隨後有些便再飲幾粒子彈而倒下，有些狂奔了一陣，也無緣無故地跌倒在地上了。

對着這些，他並不絲毫感動；把視線收回來，一看自己的兩旁，也已

有許多仰天的，伏地的，睡着似的，許多弟兄們的死屍身。

「奇怪！怎麼我們的炮隊還不見來？」

「大概都到牛行車站去了。」

「那我們怎麼得了！……」

這時，炮聲逐漸逐漸遠去，而且，鎗彈的雨似乎也收斂了一下。麻痺，倦怠，飢餓，煩焦，一起都來襲擊大家的心了，蔡鳳山倒頭便睡；有些人却在慶祝着這一刻那的幸福。

「怎麼敵人許久不射擊了？恐怕要來襲擊了罷？……」機警的營長忽然覺察到這一點。

「各自注意！……」連長曳長着聲音喊道。

遠遠黑煙中，距這邊三四百米突的地方，衝出一排多北兵來；同時，那照左角上，也斜穿出一二十個北兵，而且都大聲吶喊着。

「北兵來了，趕快呀，開鎗！……快放！趕快呀！……」

于是，這邊陣線上，鎗聲便連續着「格蓬格蓬」地射出去。機關鎗也開始掃射，把無數的成串的念珠似的東西，向那邊擲去。鎗彈的出口冒出來的煙併湊在一起，暈成一股黃褐色的雲霞，攔住了他們的視線，但他們仍然繼續着放；放完裝子彈，裝了子彈又放……

北兵有一半從旁邊奪路繞回去了，還有一半便做出各式各樣不同的姿勢倒下在陣地上。

鎗彈彷彿都是生了眼睛的，無論從這邊發出去或者從那邊射過來。剎時間，這邊放出去的鎗彈忽然都把倒下的一半拋開，却都向着旁邊跑回去的人緊追着了。因此，不久，那旁邊的陣地的一角上，便也增添了許多看去不過黑點那樣大的屍身。

寧靜了約摸有兩三分鐘。

這以後，又是無數的炮彈鎗彈向着這邊橫掃過來，而且更猛烈，更憤怒，更準確了。大家又趕忙躲藏在土堆背後。總之，凡是可以作為掩護物的東西下面，都有人把臉貼在土上蹲着，伏着或者臥着；有些人便把自己的身體鑽進在兩個死屍之中而喘息，等待……

那個驚慌的人，忽然跳了起來，望土堆後奔下去；手臂點點滴滴地流着血，向左亂竄了一陣，又翻身向右竄去。正在竄着，兩顆鎗彈恰好並排排飛過，他便撲向另一個人身上去；那人只把肩胛骨微微起動了幾下，

接着，兩個人都不能再動了。

哀號，歎息，戰慄，狂奔和嗚咽，在雷鳴般的炮聲中混成一團糟；向西的日光哭紅着眼睛睜住他們。然而，這却誰也不知道。耳朵邊只是嗡嗡然地響着誰也不去計數的砲聲，鎗聲，和塔山倒頽似的炸裂聲；頭腦膨脹到了無可再膨脹的程度；心房是最高速度地跳躍着。個個人都已毫無感覺，個個人也都已不知這裏還有自己，更不知自己為什麼要在這驚心動魄的區域下躲着，蹲着或是伏着。

野炮向這邊橫掃了一陣，靜下去；機關鎗和步鎗却還不肯即刻停住。大家便把身體稍稍豎起了點，以用不斷的射擊回報北兵。

天色有些黯下來了……

黃得標忽然似乎清醒了些，他又記得了饑餓。偶爾舉起那雙無光的眼睛來，一看在土堆上正在放鎗的已不過寥寥二三十個人；連長來在二三十個

人之中，慘白着臉色一聲不響地站着；營長在較後一點，不時望望他們，又望望別連的弟兄們。除此之外，盡是陣亡的死屍，死屍之外也還是死屍！死屍多得太多了，他也無心再去辨識這個是誰，那個又是誰；他對着這些，絲毫也不發生感想。他只是覺得飢餓，只是放鎗……

北軍的機關鎗和步鎗還是依然射來，可是彷彿近了些；在蒼茫的暮色中，由那裏射來的方向早已辨不清楚，他只盡力在鎗彈的暴雨點下掙扎着，自己一壁也胡亂地向着暮色中放鎗。

他猜想敵人已經前進了，否則鎗聲決不會這樣地逼近的；但他也不再計較這些，他只等待死。而且，使他忘記饑餓的轟轟聲靜止許久了，他此刻肚子裏是那樣說不出地難過……

忽然，一陣脚步声聲逼近攔來，前後左右都是，而且吶喊着。他們遭了襲擊，在包圍中了！

『弟兄們！衝鋒！……衝呵！衝出去！……』營長和連長在黑暗中揚着駭殼鎗，奮起最後的努力，狂喊着。

瑟瑟的，洒洒的，在夜靜中只有一片刺刀的聲音；此外便是一片被殺者的呼號之聲。

.....

.....

十一

黃得標挺着那桿上了黑刺刀的九五長鎗，用盡平生全部的力量，猛然不顧一切，迎頭向着一個灰黑色的不知什麼人刺過去；那人狂號一聲，直挺挺地四肢朝天倒在地上。

他一下從那人身上跳過。好像脫籠的猛虎一般，挺着長鎗，逢人便

刺。又似起了一陣不可當的大風，前面好幾個人便在這風的捲旋中搖幌而跌倒；敏捷一點的趕忙閃開。於是，他一直從人堆和刺刀的荆棘叢裏衝出去了。

四野緊緊地密密地覆蓋着一層黑的幔幕，這幔幕是廣大到無邊。這邊的陣線完全在牠的覆蓋之下，北兵的也一樣；牠不分南北東西，攏總把徧地的死屍和其他的一切都掩埋了。

黃得標不辨方向地在這黑的幔幕下亂衝；他這時心裏毫無計較，依然挺着鎗，只是狂奔，狂奔着向前。

奔了兩三里路，忽然遠遠瞥見在黑暗中橫斜地逶迤着一條白練；他想這許是一條河，正在躊躇，終于把脚步放慢下來；細細一看，却幸而是一條大路。

他跨上大路，于是站住了一下，回頭望望隱在黑暗中的陣地，不過是

一片深灰色的平原……鎗聲還不會重新起來，大概那肉搏的一幕還在延長着罷？這一幕中，不知又將有多少生命在完全與外間隔絕的情形之下被剝奪斷送了？……

他連跛帶拐順着大路走，氣喘得如牛，嘴唇焦乾，饑餓，心房的跳躍還不會停息。

『然而，我這一拼？算是把命逃出來了……』他這樣地把自己寬慰着。一座村莊在他眼前現出來了，樹蔭底下，明亮着幾盞熒火似的燈光。有幾個人影在燈光之下幢幢地幌蕩着，真是一幅極妙的淡墨畫。

他突然狂喜，挺着鎗向那村莊飛奔。村莊上已先有許多弟兄在那里，有的頭上繫着綢帶，有些手上裹了厚棉花，都亂七八糟地分坐在三家小規模的鄉村茶館裏，圍着茶桌坐着，另外有幾個在村街上躑躅。

他正在顧盼着，猶豫着，忽然一個聲音從茶館裏出來：『黃得標！』

「到！」他用了慣在點名時回答的話應着，並且東張西望找尋聲音的來源。

「黃得標，到這裏坐。」一個人在靠西的一家茶館裏站起來招手，原來是營長的馬伕。

「哈，牛長根，你怎麼也在這裏？……」

「打完了嗎？——我們在後頭，大行李都被北老衝散了，好傢伙，真厲害！——營長呢？」

「營長還在火線上……在肉搏……我們通通被包圍了，他們一個衝鋒過來，丟那媽，後面又是一個大包抄……營長拚命喊『大家衝出去！衝出去！』我便亂衝……衝出來了，不認得路，一直跑到這裏……你幾時來的？」

「來了兩三點鐘了……大行李都被搶去了，營長的馬也……」

『這時還管得這多？營長自己還不知道自己呢……喂，請泡壺茶來……』
『黃得標口乾欲裂，拿起放在馬伕面前的那盅茶，一口氣喝下，接着把茶碗裏那盤泡茶也啣啣喝乾了。』

茶館裏的老板娘子，四五十歲光景，稀稀疏疏的頭髮，堆笑送上茶來：『老總，辛苦了，喝盤茶……今天可打了勝仗？』

『打勝了？』黃得標揭開茶盤蓋，低下頭去就喝，但舌頭剛和熱水一接觸，却又連忙縮轉，抬起頭來；輕輕地罵了一聲「丟那媽」之後，接着又說：『你們願意我們打勝罷？……還在打呢……』

老板娘子忍住笑，說：『我們自家人，當然願意你們打勝……老總，可要喫點狀元糕？』

『喫是想喫，』黃得標喝着茶，却有些躊躇起來了。『但我們身上卻沒有一個錢……』

『我還有幾個……』馬伏說。

『老總，不要緊，不給錢也不要緊……你們辛苦了，該當喫些……』
老板娘子趕忙轉身裝了兩盤狀元糕出來。

狀元糕雖然不是好東西，但在剛從另一世界回來的黃得標看來，却覺得比山珍海味還要貴重些，他狼吞虎嚥地喫完兩盤，還想喫，却又氣餒沒有錢，不敢再叫，只是咕咕咕地儘在舌頭上答着味。

『營長不知幾時纔得下來？……天又夜了……』馬伏焦灼地問他。

『靠不住，唔，靠不住得很……我看我們還是進城去再作打算罷……』

兩個人都沒有主意，彼此都猶豫着。忽然馬伏說：『我想就在這裏宿，這些弟兄都預備在這村莊過夜的，省得明天找不到隊伍找不到營長……』

『你還在做夢……找隊伍？還是趕快進城去罷，明天再找生路……』

馬佚遲疑不決，但終于也就相信了從前線上回來的人的話了，于是由老板娘子的指點，他們在墨黑的夜色中，走上了到城裏去的路。

一到城門口，就覺得有一股濃重的陰森之氣逼近來；城裏的店鋪，家家都把排門緊掩着。投奔了幾家，都不肯開門。

『不該進城來的……』馬佚懊喪地說。

茫茫然地，皇皇然地，在城裏的不曉得名字的街上走，間或遇着幾個受了微傷的弟兄們，彼此默默無言地肩膀擦着肩膀過去了。

這回，到了西大街；一家鞋鋪，正在關門，他們便成了突然的闖入者，挨身走進門去。

馬佚不做聲，擱鎗的黃得標開口說，聲調很粗暴。『老板，我們今天打算在你這裏借住一夜……』

老板略略躊躇，但立即也就很鬆爽地答應了，把他們帶上擱樓去，在

那裏，已經先有一個不相識的弟兄墊伏着了。

于是，他們談論起來。彼此把自己在火線上大不利的消息互相交換訴說，而結論是明天一早應該趕速出城去找着隊伍，否則難免會受着危險云云。談完後，大家這莊壓在心上的重載似乎都已減輕了點，不久，那馬伕便倒在樓板上斃了。

從牛行車站反響過來的炮聲，這裏又聽得見了；不時還送進幾顆流彈來，在家家的屋脊之上的空中盤旋；逼近飛過的且也隨着掠過一道紅光。

但這在剛從暴風陣雨吹打着似的火線上回來的黃得標看來，確乎算不得什麼了，疲倦主宰着他，他把眼皮闔攏，也睡着……

他從睡夢中被一個人推醒過來，睜開惺忪的眼一看，直挺挺地站在他面前的，正是鞋店的老板。

「老總，快起來！……北兵已經進城了！」

他突然跳起，驚惶地向旁邊一顧，馬快還睡着，另一個弟兄却已不見了。

「他呢？」黃得標指着那人原先睡覺的地方問。

「他已在半夜裏，從晒台上跳牆出去了……老總，你們也該趕快些，北兵是不好惹的……」

他這時已直覺地知道自己已在虎口邊了；也想即刻跳牆逃走，但又覺得不妥當。「那麼，怎麼辦呢？……半夜裏怎麼出去？……」

「老總，我不是要你們此刻走，不過叫你們提防些……天稍微亮一點時，我來叫你……」

黃得標推醒馬快兩個人都把軍衣脫下，連那桿鎗，背囊和水壺，一起都交給老板，老板把這些東西一起塞進稻草堆裏；另外取出兩雙破鞋來，叫他們換下腳上的草鞋。

「好，你們且在這裏躲着……等一回，我來叫你們出去……」老板下樓去了。

街道上腳步雜雜沓沓，滿口「他媽的」的北邊話特別分明地鑽進他們的耳朵來。兩個人嚇得好像熱鍋上的螞蟥，坐又坐不下，站也站不住。

「我說不該進城來的……」馬伕混身發抖，埋怨着。

「誰知道北老這樣快就進了城……」

好容易，天纔發了白；老板叫他們下樓，把出城的路徑詳細地告訴了他們，輕輕地開了門，送他們到虎口裏去……

故意相隔四五步之遠，兩個人一前一後地走着，抑制住突突地跳躍着的心，裝出非常從容的神情，照着老板指示的路徑走過去。

忽然，在一條街的轉角，遇着了打着「巡查」的旗幟的北兵；兩個人心胆俱落了，然而，沒有法，只得依然默默地望前走。

這一剎時就可以成爲悲劇事的，兩人心裏都覺察到；但彼此都不能互相照顧了。走在後面的，還能看到前面的人所先遭受的吉凶禍福；至于那走在前面的，則完全是懵懂，連自己馬上會被怎樣，也一點不知道……巡查隊的打旗的，只向他們看了一眼，擦過去了；跟在旗幟後面的，都嘻嘻哈哈在說些什麼，却都不曾注意到他們。

「天哪，總算逃出一關了！」待他們走過後，兩人同樣在心裏默禱着。

轉轉彎彎出了城。跨過浮橋，把市塵走完，前面便是一片西瓜田。瓜田裏許多湯盤大小的小西瓜，種這些瓜的人是專爲收獲瓜子的，所以瓜稜隨便路人喫些，他們決不會介意。這時恰好瓜田裏有一個老頭子在那里割取瓜子，他們因爲一天多沒有喫飯了，便上前去討了些瓜稜喫，藉此解渴和殺饑。

「老公公，前面的大路是走向那裏去的呀？」黃得標一手托着瓜皮，問。

「是往嶺東去的——客人，你們要到那裏去？」

「我們想到……」黃得標想了好久，想到那裏去呢？終於想起來了：「生米街……」

「生米街？客人，你們走錯路了，你們應當走廣潤門，或者惠民門，才對……不過，既已到了這裏，也可以去的，就是，你們可以由這一條小路一徑走，渡過那條小河，——那邊還要過大河呢——走到一棵大樹下，那就看得見大路了……小路倒好走的，大路上却不容易……」

「怎麼？」黃得標錯愕了一下。

「客人，大路上來來往往都是北兵呀！……溫家渡和蓮塘那邊，都在打仗……」

這一下，把黃得標愣住了。

「客人，你們到生米街有什麼要緊事嗎？如果沒有甚麼要緊事，我看還是……」

老頭子的話沒說完，馬快連忙插嘴問：「到贛東去的那條路也好走吧？」

「好走，那倒好走……」

「我看我們還是到贛東去罷，」馬快回頭向黃得標商量着。「我們有的是氣力，挑水也可以，扛糞也可以……我是不想再喫這口送命飯了……」

「說也說得是，但是……」

老頭子這纔完全明白他們的來歷，便不再說話，顧自低着頭剖瓜去了。

「但是，」黃得標接着說，「那裏一個相識的人也沒有，恐怕不容易生

活呵！……生米街那邊，我們的隊伍都在那裏，走去還弄得到一口飯喫……就是找不着自己的隊伍，在別團裏也可以希望補上一名……」

「那麼，去罷；爲了要活命，只好冒一冒險……」馬快很悲哀地說。于是，他們重又上路了。

從早晨走到下午，雖然已經經過那瓜田裏的老頭子的提示，也總仍然免不了枉費腳力地亂竄；附近不遠都在打仗，少則隔四五里，多則七八里，所以一路上雖也經過好幾個村落，却都不見人烟。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只要偶然順腳走向一條叉路去，便會發生不可預測的危險……幸而他們都不會。

然而，終于，鎗聲響起來了，雖然不過幾聲拍拍的單響，却已使他們魂飛魄散了。

「前面一定是北兵的遞步哨……」黃得標便回身向右狂奔，馬快緊跟

着，他門一同逃進了離大路百餘米突遠的一個小廟中。

廟裏冷清得非常，只有個鶉衣百結的窮和尚，香火想必久絕了。他們逃進佛堂，便在佛桌前的蒲團上坐下，大聲喘着氣。

「客人是從省裏下來的罷？這到那裏去……阿彌陀佛？」

「生米街。」

「阿彌陀佛……路上不大好走呢……」

忽然，鎗聲響近來了，兩個人臉色陡變，手足無措地亂鑽，最後便鑽在佛堂底下。

「客人，不要慌……菩薩保佑……我去看一看……」

一回，和尚進來，叫道：「客人，出來罷！……不過幾個到省裏去的過路的北兵……朝天開着鎗……出來罷……阿彌陀佛，真正罪過……」

「幾個北兵，都過去了嗎？……師父，你這裏這一向可也……？」黃

得標居然寒暄起來。

「唉，客人，逢着這個年頭……出家人，在家人，還不是都一樣？……」

「實在因為，師父，我們已經一天多沒喫飯……」那馬伕，這時真正餓得太熬不住了，只好實行求乞。

「冷飯倒還有一點，菜可是一點也沒有……客人，年成是如此，都是沒奈何……」

「沒有菜不妨，只要有飯，茶送送也可以。」

「客人……阿彌陀佛，這裏那裏來的茶……」

「冷水也好罷……」

和尚便到裏邊去裝了兩盤冷飯，兩盅冷水出來，饑餓催逼着他們，頃刻間便風捲殘雲似地吞下去了。

喫完飯，精神似乎振作了點，到廟門口向了向日色，一看時間已經不早，便稱了謝，重複向茫茫的大道前行。

這回他們可真到了絕路了。天空完全罩上了蒼茫的暮色，路徑已經辨不出來；迎頭又是一條浩蕩的江水。這時夜潮方起，濤濤地直打着岸邊的沙灘。江風又裂骨地陣陣吹來。望前固然絕對沒有希望，退後呢，既不認識出路，到處都是荊棘和蒺藜——知道那裏正藏着北兵？……

「唉，這回可真完了……」兩個人長長地不住地歎着氣。

十二

搭了漁船渡過章水以後，馬伏牛長根在生米街到萬壽宮的途中暴卒了，只剩下黃得標一個，沿路探聽着消息，趕到奉新。

那裏只有一個招待所，隊伍都還不會開到；他便只得到招待所去挂了

名，住下來。招待所住着的，都是些不知那團那營那連的不相識的弟兄，都個個疲瘦不堪，彷彿一羣鬼，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看你都有些害怕似的。

五百四十九團的隊伍，直到五天之後才開到，全團攏總不過三百人。於是，黃得標隨着隊伍轉到冶城。

團長由上校升到少將了，隊伍却由足額的十三連，改編成不滿額的六連。偵探隊，特務連和衛生隊都取消，機關鎗連的鎗只剩了非經修理不能再用的兩架，全連的戰鬥兵一共不滿二十人。

黃得標所在的第七連，現在也已和第八連全連和第九連的一部分合併，改稱第四連。連長是原先的中尉參謀補充的，三個排長完全是新委的見習官。黃得標也已由一等兵而升為上等兵，此後，他在每月發餉時，便

可以多得半塊大洋的餉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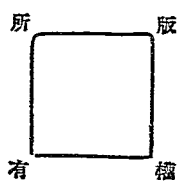
爲了這個，使他忘記以前經過的一切恐怖和危險，他很自得意着。

然而，明天，他們又要開到不知道什麼名字的地方去打仗去了……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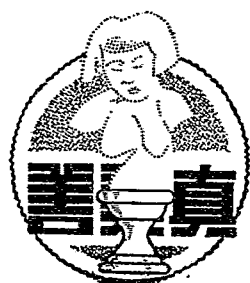
1929, 2, 2. 出版

1—2000册



實 價 三 角

上海真美善書店發行



.7
-3